

茶

餘

客

話

茶餘客話卷五

婚表

山陽阮葵生著

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古人之迂也過時則情鬱天折則無後昏嫁過二十非父母之道古禮不必盡可遵
宜尼之家法也

家禮昏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俗謂之鋪房然不過懸褥帷幔之屬近世則用床枕似抱衾覆
以從人於禮未宜按張陳婿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未往而先飾廢非貞女不行之義不若婿家設床幔
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奩飾判布笄帶示爲婦之義以請女眷往不猶愈乎

余老友王某年六十矣妻偶謀縊妻余勸其納姬不聽執伊川宗子七十猶娶之說竟聘閩中一武職女
始及笄今聞其已娶矣先儒制禮不體人情迂愚者執以苛事登徒子轉得藉以行詐言禮者慎諸

宋時閩閩之家不以再嫁爲諱范文正幼隨母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及第後凡遇推恩多與朱氏子
弟長子純佑與王陶爲僚婿卒陶妻亦亡遂娶范家長嫡忠宣但疎之耳文正復性妻云名非籍越乘
舟獨效於陶朱志在投奔入境遂解於張祿明時有一母生兩子各狀元者王道必本人情先王緣情制
禮此固不在禁內宋儒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噫古今來多少名公卿賢大夫尙多愧此言乃責之榮榮
少婦耶是惟有任其自爲之若女子未出嫁而守貞奔甲則斷宜禁止故國家不設旌典其發乎情而不
能自己者斯聽之可耳

通志氏族異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

昏不作樂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東晉升平八年符閭迎皇后大駕應作樂古太常主者
按儀注云皇后入自闕門掖門鳴鐘鼓露仗王彪之議云鳴鐘鼓所以警內外吉凶之常禮非樂也迎皇

后不樂，則庶人之家乎？近日愚民無知，並喪禮亦復鼓吹作樂，是宜禁也。

雍正元年定公納采禮金銀約一具，金簪三枝，金耳飾一副，段衣四襲，段衣袴三具，納采日燕用牲九成，婦日具筵二十席。侯納采禮與公同，納采日燕用牲八成，婦日具筵十有八席。伯納采禮與侯同，納采日燕用牲七成，婦日具筵十有七席。一品官納采禮段衣三襲，餘與伯同，納采日燕用牲六成，婦日具筵十有五席。二品官納采禮段衣二襲，餘與一品同，納采日燕用牲四成，婦日具筵十有三席。三品官納采禮段衣二枝，餘與二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三成，婦日具筵八席。四品官納采禮金銀約一具，金耳飾一副，段衣一襲，段衣袴一具，納采日燕用牲二成，婦日具筵六席。五品官納采禮與四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一成，婦日具筵五席。六品官以下納采與五品官同，納采日具筵用牲二成，婦用牲三成，四品以下領約耳飾各聽其力能具者備用。軍民人等納采禮衣一襲，袴一具，具筵用牲一成，婦日用牲二成。凡有品級官員婚嫁或用本官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總不得過六對，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僱用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八名，證不得過四對，一應糜費概行嚴禁。又定例漢人納采及成婚禮四品官以上約段不得過八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食品不得過十五品，以下官各減二、八品官以下有頂帶人員以上又各減二軍民人等袖絹不得過四果，合不得過四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至庶民婦女在僱用冠帽補服大轎者禁違者罪坐夫男。

古以十九至十六爲長孀，十五至十二爲中孀，十一至八歲爲下孀，但家語女子十五而嫁，則謂十五以上皆可婚，娶則十九至十六非孀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尙屬童歲耳。昔袁淮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爲長孀，十二至十爲中孀，九至七爲下孀，六歲以下無服。子曰：能執干戈衛社稷，可無孀謂以成人葬之也。

宋朝翼之卒凶問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日本朝惟湯文正公卒徐東海於京寓設位哭之郭則愨亦赴東海寓中舉哀湯爲郭之舉帥徐則湯之舉友或云徐之設位蓋誘郭以行其私云

汪舟次封琉球回遭本生之喪特許解任治喪家居三年而後服官近制凡本生之喪丁憂一年必回籍至喪次

哀以衣掩口也巾以巾掩口也凡臨喪爲死無不哀者爲生無不用者 凡臨喪發聲而無所措謂之嗚呼多極於十七舉少不減十五舉傷之至則涕泗交頤盡哀無數凡有舉數者不皆涕泗卽哀容悼意亦無不可令人嫌於不傷遂不舉哀非臨喪之禮矣家禮言之不詳呂甯陵辨之如此

喪家十二禁稍知禮者皆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請客行祭設席豐膳五避殃祓除六作樂鬧喪七沿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作謝九請貴客題主十除明器外用紙制十一棺槨外飲身太美十二朝夕門戶不謹男女混雜不防按詩禮之家莫不各知所禁惟篤信風水飲身華美雖公卿賢士夫咸不免

邱瓊山謂夫亡不宜立嗣明是因人財產呂甯陵曰老婦無依少婦欲守而同族利其家資不許立嗣案孤寡而訴爭過改適而喪節財爲衆人所得而死者爲不食之鬼忍乎律時王之制也則既許之矣若乃孤子無父而嗣人非萬不得已以人助強者則不可從謂不得受命於父而直伯叔之非子道耳予家宗法凡無嗣者家產不拘貧富除房屋私藏私具牲畜外其田莊店舖令與繼嗣兄弟原產一滾均分如絕嗣者田千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總計千五百畝每人五百畝如絕嗣者田二百畝而繼嗣者田千畝則總計千二百畝每人四百畝絕嗣者無產而所生之家本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絕者富不

嫌於禮者之貪富以啓爭絕者實不至於嗣者之嫌貧而厭禮矣

凡居喪一切用素色至几案器具則從無更置者宋高宗諒時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錢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敢用檀香椅子耶時趙鼎張浚爲相

張稷若篤終論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曝衣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道葬而無槨槨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非者之大經矣聞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一者藏時魄之禮含歛殮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土之設歲酌禱祥之祭是也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焉况於愼度之說古所無也卽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豢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盜而爲鐘鼎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資出何煩主人之製鼎食于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繞護生于斥堠方相以駁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厭而舞遠者相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禮之所以設也禮而致飾輻而過華與苴麻者疏之儀不侔矣潤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違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盡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白子之所言殆棺槨土壘窆入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儲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位命平布車載極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者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小飲之美美者在中大飲之美美者在外

儀禮燕疏飲衣不紐則左右衽皆可紐若帶紐蓋謂如大帶之紐指活結而言孔疏云生時帶並屈紐僅

易抽解死則不復解故結之此乃俗言死結活結之由來也

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屬結之時並妻妾亦違焉

士大夫五服諸侯七解公九解尊卑之數不同天子十二稱高氏曰後世不知襲者止用拾碑小飲大飲則並無之雖貴客衣全殺骨積于無用不以附親之身 又家語孔子之喪二十有一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按古者襲尸不冠家語本非古禮語不可信

順治九年定官員故焚所服衣共五襲冬三襲春夏各一襲其公侯以下不許建墓室違者治罪 二年六月禮部言本朝舊制是月不伐樹不焚幣不上墳奉 旨著照舊傳諭旗下官員澳官不必傳諭見八旗通志

在任守制乃 國家因時制宜人地相需不得已權宜之計謀擊官事與平時無殊而慶賀迎送之禮節則稍殺焉雍正七年浙督李衛丁內艱回備治喪百日赴浙 上諭凡詩安拜本皆常服帶素珠即同從吉不過不著綠色耳至元旦朝會軍工齊集之期大典攸關非朝衣不可大學士朱軾數年來從未素服入宮廷也 上諭凡內外大臣官員在任守制皆准其素服二十七個月若遇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倘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著代替行嗚呼是皆爲吏治民生不得已之苦心也 國自詩謂鍾伯敬丁憂去職枉道遊武夷山作遊記伯敬素厭冷具至性不應賦詩至此昔二蘇兄弟居襄禁斷詩文再期之內不著一字陸文安稱爲知禮伯敬嚴冷反不及二蘇之放曠者歎予尤怪諷友夏撰墓銘不爲露飾不爲微詞反稱其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豈不俗便當行樂乎

朱子云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當是如何大家打闖一場後來

只說莫若從厚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知此禮者又答門人問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答黃商伯書云本生繼母盡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

品官家祭之禮居室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墻北爲夾室南爲房
堂而櫺三門房南櫺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彫線以垣南爲中門又南
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爲堂左右爲夾室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與三品
以上同世爵公侯伯子視一品男以下按品爲差每八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區分藏遺
衣物祭器陳於東西序餘與七品以上同在廟進士舉人視七品風兼並副貢生視八品

堂後櫺北設四室奉高曾祖祿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適配南向高祖以下親盡則祿由昭祿祿主東六室
由穆祿祿主西夾室遷室附廟依昭穆之次東序西序爲附位伯叔祖之成人無後者伯叔父之成人無
後及其長孫十六歲十九者兄弟之成人無後及其長孫中十二者妻先歿者子姓成人無後及其長孫
中十一下九者皆以版按行親屬書男於東女統於西東西向

每歲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戒子弟禮祝一人贊禮一人執爵每案二人分薦附位東西各一人
凡在廟所出子孫年及冠以上皆會行禮

先祭三日主人及在事者致禱前一日主人率子弟盛服入廟潔除拂拭各室前設几几前供案崇南總
香案一龕架具附位東西各設一案設祝案於香案之西設尊爵案於東序設盥盤於東階視判牲

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豕視滌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銅一

教二蓬六豆六七品以上羹四豆八品以下羹二豆二皆俎一饗教數同

代以時用
祭禮者

俎實牲餽實

教實餽饗實時果餅餌魚腊獸腊之屬豆實炙獸時蔬之屬

屆日五鼓主人朝服與執事者盛服入廟主人俟於東階下族姓俟於庭東西以昭穆世次爲序執事者

陳餽饗於供案南陳尊爵於東序案上以登陳祭文於祝案實水於盥盤加巾主婦率諸婦盛服入

階饗所視烹任羹定入於東房治蓬豆之實陳餽教七箸醴醴以俟 賈明子弟之長者盥詣各室前一

叩與啓室捧主以次設於几昭位考右此左
位考左此右分薦者設東西序附位畢 贊禮立堂東檐下西面誦執事

立東西序端相饗 贊就位主人升自東階臨階中楹拜位立族姓行尊者立於東西階上卑者立於階

下皆重行北面 贊發神主人入堂左門詣香案前跪執事二人司爵一奉香盤一揭尊斟酒詣主人左

右跪左奉香三上香右率爵三上爵主人酌酒於地以爵奠於案與退出右門復拜位及族姓行一跪三

叩禮 贊初獻主婦率諸婦出於房薦七箸醴醴於几前案北跪一叩與備及附位退入於房庖人解牲

體實於俎執事捧以升各薦於供案 主人詣高祖案前執爵者捧爵主人獻爵奠於正中跪叩與以次

詣會祖廟前獻爵如前饋分薦者徧獻附位酒訖退立於拜位 贊讀祭文主人跪族姓皆跪祝詣祝案

之左跪讀詒奠以祭文復於案退主人以下三叩與 贊亞獻庖人納饗飯於東房主婦率諸婦和羹實

於銅實餽於教出薦於案及載炙腊肉復跪叩與退如初禮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左 贊三獻主婦率諸

婦出於房薦餅餌果蔬叩退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右分薦者徧獻附位酒皆如初獻儀 贊交饋祝取高

祖供案酒饗降至香案旁主人詣香案前跪祝代祖考致嘏於主人主人呼酒曾食反器於祝接以奠主

人三叩與復位 贊送神主人以下一跪三叩 贊送神祝祭文由中門出送神主人退避東階下行

殿長者咸降階主人詣燎位祝燎畢與祭者出 主人率子弟納神主上香行禮數祭器傳於燕器潔滌

禮殿之開門各退 日中餽與祭者尊卑咸在按昭穆布席東西相稱位別以行行均以齒主人揖尊者入席賂父兄弟子孫各揖尊者及相揖適坐主人酌酒獻於尊者尊者酌之主人進饌於尊者尊者酌衆皆餽諸卑幼各酌酒獻於所尊獻酌畢尊者起衆皆起隨出主婦餽於內儀同

恭遇恩雋廟誦吉致齋陳設均如時祭先期別書制辭一通祭日進爵祝讀告辭後

主人奉孝主

卑者奉妣主如有尊者則主人奉妣主 竣於廟門外宣制者一人以同性或親屬已仕者 朝服奉制入廟門主人族姓跪接隨

至階下序立考東妣西族姓重行立其後皆北面宣制者升東階至香案前南嚮立主人以下皆跪宣制

畢主人奉主率衆行三跪九叩宣制者奉安神案南正中降階出主人奉主詣神案前改題新爵爵位

奉主復位退各就拜位再進爵三進爵受福胙如時祭

時則薦一二三品時果庶羞每案四盤四五六七品時果每案二盤庶羞每案四盤八九品及未入流

時果庶羞每案各二設案於室每案環香案陳香盤一夙興主人率子弟入拜除陳設畢酒啓室

主人跪上香三叩興子弟取盞酌酒進於主人主人奠酒訖子弟復奉羹餼從主人薦獻訖以次詣各案

薦獻如前儀備主人一跪三叩興酒啓室每月朔望庶羞時果各選殺一等餘儀同八九品及未入流者

止供茶一跪三叩因時政告與朔望同

凡庶士實監生員 家祭少請於寢之北爲紙以版別爲四字奉高曾祖顯皆以妣配位如前儀南嚮前

香案總一服親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設行齋紙位酌食男東女西相嚮事至則陳已事焚之立版

以香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菜盛二盤肉食果蔬之屬四器饌二杯二前期主人及與祭者致致齋

之前夕主婦盛服治沐於房中 厥明夙興主人吉服率子弟設香案於南嚮備陳祭文於堂北設供案

二昭東穆西均以妣配位南嚮設酌案於兩序下各一男東女西東西嚮主人以下庶奉木主設於案設

附位於兩序案訖主人東階下立衆各依行號東西序立主人詣香案前上香畢率在位者一跪三叩與
主婦率諸婦出房中跪七簪醴醴叩如儀退子弟奉壺主人詣神案以次酌酒薦熟訖皆就案南跪叩
與子弟薦附位畢主人跪在位者皆酌酒進至香案之右讀祭文訖與退主人以下叩與再獻主婦薦餅
奠三獻主婦薦餅叩時蔬主人酌酒跪叩如初儀畢主人率族姓一跪三叩與祝取祭文及耐食紙位
於庭衆出主人納木主獻退 日中而餞春一舉布席於堂東西北上陳盤瓊七箸如其人數傳祭食
於燕登熟酒饌族姓至主人階入序位以行號年齒爲等族揖卽席進酒饌酬酢如禮湯餅畢長者離席
告退主人送於門外諸子弟皆隨 出飲饌人飲餘食皆盡 月朔望日主人及家衆夙興盥洗啓寢室
然燭而香案前依行位序立主人上香訖子弟奉茶主人獻茶復位坐衆一跪三叩與敬茶訖室衆退若
家有吉事主人盥洗啓寢室然燭焚香以其事告行禮如朝室儀

凡庶人家祭之禮於正寢之北爲龕奉高曾祖神位歲進節序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饗具其
日與主婦治饌主人率子弟設案於寢室奉神主於案上以昭穆序主人立於香案前家衆序立於
主人下以行號爲先後主人上香一跪三叩起納主于室徹退日中衆餞神食歲一舉論行輩先後同行
序齒列坐酒行亦已肅揖以退月朔望日獻茶焚香行禮告事亦如之均與庶士儀同

局公溢遊之禮子載髮去行緯夫人入室女子歸去暨耳剪髮兄弟以下僕婢以上皆男去冠緯女去首
飾設幃堂立裏主內裏主赴告親戚朋友釋時進采棺朱製 儀 金花置寢室正中既歛設靈座陳奠凡五服之

人皆成服裏主及諸子居苦次大功以下異室者咸歸其家成服後每朝夕奠饗餅午奠餅餅陳設執事
族人咸齊集上食如生時遇朔望於朝奠具設奠在核加盛下日而發引前夕奠奠日以槓舉拜極以
靈車載魂帛陳鞍馬八正儀從各以次前導棺覆幃用青藍采紛昇夫六十四人引以丹旛銘旌旗人用 丹加

人用及殯所暫安每日設奠如前行初祭禮親族咸集設饌饗十有五席羊七楮帛四萬設衣冠爲尸祭
畢焚之大功者至此易素服行大祭禮儀與初祭同喪主以下咸薙髮五月而葬先期行題主門扇俾期
先期祖奠至時昇柩如發引儀葬畢虞祭羊酒楮帛皆隨宜酌用祭畢卒哭守塋入四戶期年小祥再期
大祥及三周日悉期塋域致祭羊楮饌各視前減半二十七月服闋酒釋服從吉

侯伯溢逝歛以朱棺陳鞍馬七匹初祭大祭用羊六楮帛侯三萬六千伯三萬二千饌筵侯十有三席伯
十有二席餘皆與公同

品官喪儀與公侯等發引鞍馬一品六匹二品五匹三品四匹四品三匹五品以下皆一匹兵民一匹
不棺帷一品至五品皆用銷金青藍色綺六七八品用青藍素綺九品及有頂帶者用青綺兵民覆棺以
布守人一人一品二品二戶三品五品一戶六七八九品二人 初祭大祭一品二楮帛二萬八千羊五饌
筵十二品楮帛二萬四千羊筵同一品三品楮帛二萬羊三筵六四品楮帛一萬六千羊三筵五五品楮
帛一萬二千羊二饌二六七八九品楮帛一萬筵三羊二 昇夫一品一品六十四人三四五品四十八
人六七八品三十二人九品二十四人兵民十六人

伊川先生不以影堂曰若多一莖發便是他人不知木主又何得盡似吾親耶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
畫二神曰鳳子曰宣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亦畫二神曰楚書曰賽奴曾侍兒矣是程氏先也因有影
堂也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忠孝之誠無聊不得已之情而有洋洋如在之義况吾
先君行之又何病于乎孝子慈孫于木主影堂兩奉之可也淮上一明經病其先代影帳皆無人裝不
壯瞻觀一日入肆見門難畫片內有舊影像甚多皆戴冠朱衣作貴者裝明經流涕曰此吾先代先祖也
擗鞍而歸歲時伏臘裝演懸供傳示子孫而家藏故物付之咸陽一炬影帳之流弊至是伊川之不以也

亦宜狄武襄不受梁公靈像有以也夫

墓祭非古先儒言之蓋詳潛邱先生曰東郭燔間之祭墓祭也東漢建武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列曰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亦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與後世皆以墓祭爲非古予謂孟子且勿論試別徵之成陽靈臺碑廢都歿葬葬于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堊堊所奉祠見于集者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速親存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祭于畢畢乃文王葬也見于史者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見于經者孔子季孫魯城北門上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古者墓而不墳又無誌碣故設木主而依神非神之果依乎木孝子之心如在其上耳若墓則骨肉藏于中體魄存於中而乃謂木主爲吾親而墓中者非吾親也豈孝子所忍言乎木也墓也並重之可也何必擬于古稱孤稱哀前人聚訟迄無定論即功令亦未著明文許西山三禮一說甚爲可行曰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大有未安繼母在堂稱哀則無繼母不稱則無前母庶子父歿稱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哀則無嫡母稱孤不稱哀則不顯其生母亡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合與既同一所喪三年則不拘父母前後死嫡子衆子俱稱斬庶子庶子爲所生母死稱斬庶子嫡子衆子爲庶母杖期子既合國制又無嫌疑假期服生功服姪之例不亦理順心安乎

主歸送賓送于闔門之內婦人送兄弟不踰闔於門之內見賓在闔門之內闔門者乃今東西廂門

唐王璵爲祠祭使廢品用楮此在當時未嘗非崇儉之意家從伯魯亭先生深以爲非家祭概不用實云自唐以來歲歲家家焚之人人塞破屋子不但黃金與土同價而已不足貴則無所需也然而此物至今未準每歲所費億計耗有用之財無用之地始作俑者其王璵乎或云紙錢始於殷長史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爲以形楮泉大如畫日其印文黃者曰泉上寶白者曰冥遊亞寶按

自漢以來卽有以紙寫錢鏤之文予竊咨武林見槌箔者聯衡連陌男婦老幼殆不下萬餘人皆指此爲生計當不獨杭城然也假令禁革此輩有游手之虞誠不必議裁也安溪先生云錢楮乃五代後事行之久亦難廢使聖人到今其制禮亦不同於三代時蓋人之習俗古今不同卽鬼神之情狀亦古今有異古人祭取籩食滌替焚之所以求神於陽灌酒於地所以求神於陰今之燒香亦求神於陽之義朱子謂用蠟乃爲人事非爲神也毛西河謂紙錢代幣帛乃是明壽阡張紙卽古刀布故刻文如日如月其卷紙而束者卽帛也銀錫糊錠形者卽製錢也徐仲山口蘭以香白焚爲以明白放節今香燭二物也陳東巖嘗言此皆太平興隆之時故有此俗試看災荒之地豈復有楊柳焚香者其言亦有理乃知迂儒所見之不然也

古有飾墓禮明代定制碑一品螭頭二品麒麟三品天祥辟邪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趺其石人獸馬望柱差等以品級爲多算俗云五月飾棺三年飾墓以葬時不暇及可漸飾也

詩魯竇立朝小乘其像持輪亦正臨終語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克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諱諱勿立碑但書詩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伊川先生謂高祖之父以上當就始祖數下稱第一世祖二世祖引始皇二世三世以至無窮語陳定宇謂士庶不得比王者諸侯有始封之君可稱始祖士大夫自難的指何世爲始祖經傳皆由自己身上推如云四世而總五世祖免皆上推也左傳載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處註皆自孔子上推是高祖之父爲五世祖高祖之祖爲六世祖也

喪三年不祭朱子居喪于四時正節不舉俗節以墨衰行之蓋古人居喪凡居處語言皆與平日絕異故祭禮雖廢而幽明無憾若近人出入起居飲食與平日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事竊所未安士大夫當反

心自問審擇而行可耳

漢武帝元狩四年因用度大空有司請更鑄造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絙藻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列觀聘享必以皮幣薦璧按後世楮幣實肇端於此然用之以薦璧朝聘非以此爲開闢之用也其制雖與楮鈔不同而不用金銀以他物代之則權輿於此也

爲王父尸爲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性是士禮少半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禭不立尸餘則無不尸者白漢以後遂不立尸程朱諸禮未加論斷此乃孝子無已極致之情有不必執古以非今者祖考之尸用諸孫祖妣之尸將用諸孫之婦耶則形氣固不屬矣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取諸孫女也夫有事于祖考而令女子與兄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於夫婦人倫之變也抑或取爲祖尸者之妻爲祖妣尸夫同牢之禮僅用於始昏同于室不同于室自此以外必厚其別乃于禮樂之地兄弟具來子姓咸在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標其矣或又謂妣配無尸以祖尸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又不倫矣至曾子問謂祭成人皆有尸更不知何所立矣我朝制禮設表冠陳宗器可萬世行之矣

陳澤州勸廉疏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富貴者黷貨無已賈賤者耻其不如游末趨利多離商政棄其本業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始由于不儉其繼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飢寒飢寒切身而奸宄以起以至刑罰不能止如水之失隄防矣張衡封云理民之道務豐其財豐財之法必禁其奢二公立言之旨如出一口蓋勢有相因必至者

八蠶無八月之蠶三月曰蠶珍四月曰柘又曰蠶五月曰愛珍六月曰愛七月曰寒珍九月曰四出十月曰寒凡八種所謂永嘉蠶也

潘岳西征賦搜俊良以拜耶注引王莽事魏書俊幸王叔博敬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縗冠送喪者千

餘人皆舉聲動泣以榮利時謂之義孝子舊聞小說儒林外史有揚州人搶族中之葬而奔一鄉大夫之喪者殆亦所謂依哀者乎

陪祀致齋各官有期服者准注冊一年不齋戒大功小功緦麻殯在京師者准一月不齋戒在原籍凶聞

訃者准十日內不齋戒會典三十三年

凡小祀不進齋戒牌各衙門亦不致齋

茶餘客話卷六

兵刑

山陽阮葵生著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師武臣力遠駕歷代火器之利自古所無天聰四年備禦說世薩從征大凌河進紅衣喇嘛法率命監造明年春工成十月攻明于子章蓋用是礮擊破之漢人聞風喪膽自是軍行必執紅衣大將軍以從賜號曰天佑助威大將軍世薩累官工部承政國初定開科以士之制亦世薩陳奏

本

順治十年十一月兵部奏稱前在盛京遇有緊急則鳴鼓以集眾及入北京因城市巡邏命設礮于煤山以爲信今太平日久無所用之但或有急詔王大臣會議之事無憑集眾乃命于白塔九門各設礮五座遇有應集眾者白塔先鳴礮九門俱應之御前大臣侍衛等入直所不入直者與八旗掌官俱分地集眾聽政親王以下貝子以上領人集午門外不預議政王以下公以上屯于本固山集眾之所其白塔鳴礮或奉諭旨遣員或部臣持金牌以往牌背鳴礮字樣此牌平時藏禁中如有急不及報聞則各于有急之處鳴礮聞礮聲則各門俱應之

通志引

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上諭覽從大臣馬齊張玉琦陳廷敬曰宋明時驢馬政皆無善策今口外馬廠羣生已及十萬牛六萬羊二十萬若將此馬與牛羊入內地牧養日費萬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絲毫之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因定額以馬十萬牛六萬羊二十一萬爲限向年疫氣行蒙古馬畜多有倒斃而官廠同在一處毫無傷損前巡行塞外時見牲畜滿山山谷歷行七八日猶絡繹不絕

文暫緊急者向例驟遞日行六百里近因軍營羽書有八百里加緊者經過郵站劃定時刻處分極嚴元時呼快行役曰貴由赤官試之限三時行一百八十里以先到者爲上初試時監臨官封記其髮以一繩繫定俟齊立去繩令走或自河西務至口中上都或自泥河至口中直至御前頭名賞銀一定第二級表

襄四明季李道夫三才撫淮時有兵顯姓一日可行千里

生員殉難無加卹舊例康熙十二年沛承談楚節同時殉難五十三人中有生員嵇永仁王龍光皆追贈

國子監助教儒士沈大成贈國子監學正保康熙五十七年追贈按康熙十七年浙江巡撫陳秉直因游擊魏萬侯

之子魏棟係生員與父同殉難部議魏棟贈國子監助教

汪鍾翁作彭子護憲云公詣洪文襄論漢事曰以兵攻賊不如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如以土兵攻賊
文襄用土兵屢敗賊又曰賊有難破者三而有可擒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不能長驅遠志
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如飛蒙首掩目轉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如蜚螭猿猴遜其靈捷難破二也賊
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岩或由河水石澗不可蹤跡難破三也然其黨不過餘數千人可擒一也
我軍已據賊巢賊將盡不能持久可擒二也處處關隘設險防範無外潰可擒三也此賊一日不得官
軍一日不撤可擒四也

俞大猷曰沿海安峽可避四面颶風者二十三處避兩面者十八處奸船雖惡不畏死而疾風怒濤亦必
擇善而泊官防巡海舟將不必以擒賊爲功惟密偵其巢穴即以大師搗之又奸船必資食糧伺零星商
所得幾何皆恃魚舟私載內米與之交易且日需淡水須登陸汲當資以濱海州縣魚舟只許開桅平底
朝出暮歸不許經月不返凡海船取井泉之處可濶者濶之不可濶者土著之民十家輪守此二事實心
行之可杜海患

岳將軍軍圍疏云兵丁行走步趨率多軟弱蓋平日宴安不習勤勞之故臣擬冬三月農功畢後于成都
附郭依傍山阜之地不過百餘里前往圍獵親加訓練教以分合進退之方安營住宿之道俾馬兵馳騁
行間聽其騎射步卒奔走原野練其足力如此勤習歲行三次則兵丁習勞苦自無懈容

使船即用造船之人則不竊工料而且知愛惜領兵即用練兵之人則用心而亦相體認

魏文侯歸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監法二賊法三四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以律始於盜賊也蕭何以約法三章不足竊姦定律

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六篇外又增事律撰與旋戶三篇合爲九篇後叔孫通益

傍章十八篇律之名始

漢時有張湯越宮律二十八篇趙禹朝律六篇即漢書所稱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三百餘篇如今之成案

者以令者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陳忠上決事比三十三條決比詳訟事也應劭撰具律本章句命書

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 崇文書自有春秋決事比

卽獻帝時應劭所上董仲舒春秋斷獄也馬說與譟其緣飾淫刑 晉志晉漢哀帝時王嘉除先帝舊穿

令斷律凡百餘事言改除其穿鑿之律令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論百至隋始定爲笞刑有五百十至于

五十杖刑有五百六十至于百徒刑有五百一年至于三年流刑有三百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有二曰

絞曰斬此笞杖徒流死後世五刑之始也殆不可易矣鄭康成云墨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也格者百官有司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

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違悖于三者及爲惡而入于罪者則一斷之于律

唐律初因隋舊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

鬥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此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也後詔裴寂更撰律

令太宗詔長孫無忌房元齡復定舊令增摺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條降流爲徒者七十一條修唐

律疏義三十卷趙綽著金科易覽三卷 高宗時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類之天下曰放分格

武后時有垂拱格元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勅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以刑律分類爲門此分門之始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宋初因唐律令格式之制至神宗以律不足_{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宋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律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定例分類編纂與法妨者悉去之 按律者歷代相傳之典例者一時風尚之宜律所不載用例可也既有成律何以例爲 宋寶儀修刑統三十卷元豐斷例二十卷 葉適國本論云今世用例比漢唐爲輕比三代爲重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亦不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民無爲生之苦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刑誅之今世之民自犯法者其實無幾而坐醜茶酷及田役賦稅之不齊飢寒以陷于罪者十分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也蓋民之爲非多因于飢寒而飢寒之由至不齊耳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律答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者五十者止四十七杖一百十者止一百七天下死囚定讞亦不加刑老死於囹圄故七八十年間老稚有不見斬戮者大約元之法其初得在仁厚其後失在緩弛而不知檢也 元有國朝典章十五卷

明洪武六年命劉惟誥等定律一準於唐之舊共六百有六條後又分合損益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析戶婚爲戶役婚姻析門訟爲門訟訴訟廩庫一也刑麻牧於兵倉庫於戶職制一也析公式於吏受贓於刑名例舊五十七條約存十五賊盜舊五十三條約存二十八名沿於唐而規模迥別

名例律卽李悝第六篇具法也魏改漢具律爲刑名第一番於刑名中分法例律北齊併刑名名法例爲

名例冠於篇首

頌擊不竟入獄也頌與容通在京爲若虛獄在外擊也

底刷卽屋跌陷缺造參夷之法夷其三族也

肉刑不詳所自要非聖人之刑有虞之世四罪而天下咸服當時極惡大獄莫過四兇不過如此下此者豈反有剝膚斷體之事宋儒解五刑乃以苗民五虐之刑實之何耶

田山納白雲司引議一則云古者明刑弼教之責而刑至於不勝用往往斷死於前觸禁於後司刑者復以私意行之竊人之屬寡恃載益千金之子避嫌抵璧內沒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一切之法外刑故賄則便襲彈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觀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其則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爲奸飢寒棟死沉滯不問犯者旣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株求之計罪人不必流決必令廣擊富戶以爲賄囑之端圍圉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繩鋸木斷水滄石穿引詞奪理新以一錢張乖且豈能無罪獄詞勸語層出然後出律卽是情理有不明不足之處

元阿魯圖議除一人爲刑部尙書或云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宜阿魯圖曰選儉子耶若選儉子須用強壯人尙書詳獄刑獄不任人填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

朱子語類極非殺也極懸於羽山令死貶亦且

元李簡學易記云議獄議其入中之出緩死緩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不在是典四兇無議法少正卯

無緩理

齊唐書王志愔傳對客曰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其憲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論條越制凝綱重刑在於施刑括以始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當刑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爲積蠹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其御歸治御策於奔蹏請命附攻疾作藥石於腐爛適見秋駕轉逸者更深人醫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劔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王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督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於禮經不之義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

釋名釋車也在下稱也門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則髀在帶下明其東醫實錄云膝上曰髀膝上骨曰髀骨至髀骨之爲琵琶骨見於書者北齊書顯祖殺薛嬪支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又張舜民畫墁錄云太祖招軍要琵琶腿車軸身則琵琶骨在股膝之間不在背脊左右也

夾棍始於宋理宗時以木索並施夾兩股間名曰夾棍又堅木交解兩股令獸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觀跳躍之狀則壓杠之濫觴也三木桎梏也率兩手共一木俗名手扭桎一手各一木桎足械一足各一木也校枷也荷校減耳是也不在三木之內然范滂注易謂頭手足被枷扭曰三木古之刑石項曰鉗今之鍊鎖在足曰鈇今之鍊鉗卽鉗也鍊卽桎也金京宗定鍊連環重三斤適雅曰鍊以木爲之穿一足莊子罪交臂歷指國語次用鐵者卽撈也又作臂指今訛撈刀音歐刑人之刀也漢書曰當伏國刀反接澳雙臂受罰反接謂反縛兩手於背面縛謂但縛手於頸止見其面耳

蘇東坡謂東漢梁統上冒高祖文殿以重法而興其平以輕法而衰當時不從其制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及老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可延年可乎統爲東京名臣一出此言獲罪於天其子松楸皆死非命實卒滅族戒哉疎而不漏

趙冬隱言立法貴乎下人靈曉不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直書其罪毋假文飾凡以其准加減比附故等字皆勿用使愚夫愚婦聞之卽悟此切中唐宋律令之弊以於得免所因之罪一句致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錢公輔輩疏辱辨聚訟經年而不可知矣

今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衙門而刑部官及御史寺丞會審又謂之小三法司亦有所本雲龍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焉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府左右庶子號大三司使又南部新書載大曆十四年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江充三司使仍收右金吾將軍屬一所充使院並因朝堂置幕屋收詞訟建中二年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則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今之釋大小三法司蓋亦有自

沈寃錄則血一條辨父子骨肉之眞僞六朝時已有行者豫章王綜列傳俗說以生者血溼死者骨滲者卽爲父子按沈寃錄係宋人所撰未可盡信

杜詩脫身薄尉中始與揮楚辭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揮楚騷吟牧之詩參軍與薄尉塞土驚動勳一語不中治穰晉身滿所附文帝以所在官屬不敬譴其上開皇十七年三月詔請司論屬官罪有律輕律重者聽於律外酌決其於是上下中樞送行揮楚所附詩也

或江稱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動問時有獻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曰甲無子振活後乙雖非己子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隱乙詔不當坐又一事
甲有子乙不能養乞養於丙乙長大皆丙成育甲因酒責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忿告於官仲舒
曰甲生乙不能育以乞丙於義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容隱之律曾子犯叛逆亦並駢誅
乎加杖所生剛以不坐之條論父隱子聽亦以義絕抵罪乎此耳食之談引經斷獄當不如是世所傳仲
舒春秋斷獄一書必係僞作

尙書是正呂利簡曰律之所定有限人之所犯無窮上比罪一段今之用律有比照科罪者此其濫觴也
矣

考寬釋名獄死也謂考得其情竟其罪而死也見三國華佗傳 瘞死囚徒病死也宣帝紀瘞死獄中蘇

林曰瘞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瘞師古瘞或作瘞又與庾同

奇請他比成帝河平中詔曰奇請他比日以益茲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他比

謂引他類以比附之奇居宜反皆不援正律而別引他條以重其罪

朱子門人謂王介甫謂律是八分書何故朱子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

命曾鞏注解名曰刑統卽律也今世却不用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

分書按此則律文中之分行小注乃曾鞏所解宋時雖用勅令而律之原文則仍其舊初無損益直至朝

洪武重修始有分合非古書面目矣

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秦制廷尉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名廷尉貞帝復名大理後漢復名廷

尉蓋漢無司寇廷尉爲重有正有監有平問之廷尉三官隋名大理寺唐宋因之唐有大理寺卿少卿

參刑獄而上之刑部宋刑部以郎中一人分掌二廳左詳覆右叙書大理寺分二廳左斷刑右治獄明立

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爲法司有大獄則公斷之

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是在主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向之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所以吏各自顧競執深文皆畏罪所致見大唐新語

魏文侯師李悝采諸國刑典著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取漢魏晉三家釋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中歷代之律至唐可謂集大成矣

明永樂間刀鋸之濫御史陳瑛實導之而瑛旋罪誅浙江吳臣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譏也綱卒不芟黃淮楊溥以賢臣繫則高煦之譖也煦尋亦亡豈不爾受既其汝邊詩人所云良可畏矣 洪武元年詔凡有旨過於嫉惡乃用籍沒及或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至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永爲定例見鄧端簡今言然在位三十一年中誅鋤殺戮頗及無辜執奏之制竟不舉行何也

恤刑之典五年一舉明成化以後事例最重公舉年深正郎有清望者應是選出則與撫按酌議皆設殿凡有所開釋立剖長枷以待上命釋放爰書一出撫按不得撓其權嘉隆間尙然萬曆以後有以副郎充者撫按亦漸有駁正再後至以新進主事充外吏亦與抗禮故西曹郎多不願得此差

有明初審之制始終不善初以吏部尙書主案已屬不類猶謂案宰六曹之長可以兼攝至後來必遣一大瑣落之僉然正坐而部臣反左右侍成何體制此事一壞於成化十七年再壞於正統六年至末季東廠司刑西曹束手觀望而已

秋審初審近制皆於八月內舉行康熙辛未十月初三日法司傳九卿議朝審尙書王士禛言是日爲太后萬壽聖節力言而罷

精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吳漢皆不願有赦劉先主言周旋陳元方每見敗陳治亂之道其惡言不悟語教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唐太宗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赦再赦善人暗啞夫資稟秀異惡殺赦有罪賊下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魏徵論天賤冬而賞春申陽而厲陰故王者背陰向陽前德後刑

朱子節源得趙丞相報已立熹王閱過威簡袖中移其事竟入獄取重囚十八人立斬之未幾而登極赦至此事與孔子七日誅少正卯同一手段稍遲則不及誅矣王陽明先生爲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有陳指揮殺十八人繫獄賄當道成疑獄十歲不決待赦卽出先生至首命誅之巡按諸臺皆爲力請不可陳臨刑大呼曰死必不相舍先生笑曰吾卽不殺爾十八人之魂亦不舍爾既斬市人無不稱快居法司不可不徵此理

朱子嘗言今人輕刑只見犯人可憫不知被傷者尤可念如劫盜殺人人向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無辜是爲盜賊計不爲良人計也若飢荒竊盜之類可以情原或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地客殺地主有司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爲治况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非凡人可比者乎請有涉於人倫風化之末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必至泯滅其說切中時弊

宜博采經史及古今賢哲議論有關教化刑罰者彙爲一書以教學士古入官之士及執法治民之官使家喻先王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本意

張而軒云獄不平者有數說官吏賄獄不足論或矜智巧以爲聰明待姑息以惠惡惡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吏胥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林之不反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

是則不平者多矣

雍正三年四月 上諭部議董祀准其終養俟親終服滿之日來京候補此語甚謬爲人子者聞之將何以爲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閱著殺還 聖人愷惻慈愛之慈閱之令人心驚淚落弼教之意深矣乃大清律例中棄親之任例內一條至今未改

劉大山則真矜而勿喜制義還家多贊之其原本末二段於刻稿時刪去文體不佳而所言關於世教刑旨不可不戒也附錄於此夫孝弟責於貴人而獨苛求於庶姓禮義墮於曩室而偏責備於平民士求者末吏也功名之念重則民之念輕揣摩迎合之意專則佻刻慈祥之意泯交遊廣而法因情屈反隱從夫大奸嗜欲多而利令智昏翻保全夫墨吏手愈滑而大耳聽喪技愈工而廉恥俱亡根本一差萬事五裂子之學道有年固斷斷不至是更或隨聲贊諾袖手旁觀心實不然而帶傷和於案案退有後議而偏面從夫上官遇廷爭則鉗口不言雖譴責則引身潛避不啻秦人之視越惟忠全驅而保妻爾俾爾祿國家亦安用此不關痛癢之人哉子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一矜一喜而民之死生政之得失身家之禍福子孫之絕續係焉可不慎歟

嶽憲政論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藥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每歲冬至前工部發銀差官伐冰收藏以供內廷及行幸祭祀取用併頒給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按島支領康熙十三年停給匠工繁禁城內冰窖五座內通州冰一窖四千五百四十三塊京河水四窖各五千二百一十塊景山水窖六座內通州冰三窖每窖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塊 康熙三十六年三 京河冰三窖每窖一萬二千八百塊德勝門外冰窖三座 原係八座康熙五十年減去五座 每窖一萬九千九十二塊每年過

臘八日則藏米於夜半鑿取

辦木廠所積大木多永樂時舊物木各有名刻字爲記其最大者曰樟頭又曰張點頭圍徑二丈餘又
王二蘇嫌河窄混江龍等名朽爛穿鑿對面人立處不相見

茶餘客話卷七

戶吏

山陽阮奕生著

順治三年增監察御史十五員 七年停止巡按未幾復舊制 十二年吏部議准御史隔二年內陞三人外轉三人 十三年裁去六科漢軍之副御史官俱改御史 十四年遵通政司副理事官王秉衡巡蘇松兵部主事王廣心巡京通二倉戶部郎中寶蓬奇巡漕務王來任巡陝西茶馬各授御史銜 十六年都察院奏停止直省巡方之差其御史額缺六十員除需用應留外其餘應行裁汰奉 旨令會議安親王與吏部侍郎石申等兩議奉 旨再詳議停止巡方 十八年命將各省巡按等宜交與巡撫巡按各缺俱裁 雍正元年奉 旨科道每日輪班宿奏無論大小事務務實具奏 巡城御史一城止派滿漢各一人漢軍歸併漢人內 鞏京畿道奉河南道缺出簡選員題 雍正二年六科改隸都察院 奉 旨凡科道露章必候朕御門聽政之日進奏班次在都察院之後 雍正五年在京十倉每倉派都統一員御史一員專司稽察 雍正六年奉 旨停止科道密奏各用露章又奉 旨露章之外亦准密奏倘自行洩露或私自存稿一經覺重治其罪 雍正七年御史原定七品改爲正五品其由主事中行評酌考選者爲正六品 增巡撫御史之差 乾隆元年奉 旨科道內陞外轉俟補官之日再離任未得陞缺仍合原俸辦事 乾隆三年御史員缺將翰林部屬通行引 見記名之後吏部按其品級俸次先後開列引 見補授 乾隆六年奏准漢軍御史歸併漢人內一例補授 乾隆八年奏准將部習編檢合例人員考試後更部引 見記名補用御史 乾隆十四年御史舊止六道河南道 浙江道 江西道 四川道 浙江道 雲南道 山西道 貴州道 陝西道 湖南道 山東道 廣西道 本年遵議裁去九缺滿漢各定爲二十八缺分十五道回避本省 十六年內陞外轉三年舉行一次爲例 十年巡視臺灣三年舉行一次除各話 卷七

次事較即回不必留駐候代 十八年御史舊有五品試俸不試俸之分本年定給事中仍爲正五品御史俱改爲從五品不必試俸 三法司核擬重案准其兩議具題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稿 二十年奉 旨京畿道著列於河南之前河南道事歸京畿道辦理京畿道事歸河南道辦理

舊制六科都給事中給事中共二十四員康熙元年裁去十二員改都給事爲掌印給事中父兄任九卿子弟不准任科道會問兩衙門博學者皆不知其所始近閱瓊瑛錄載秋文恪公裕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歐父清惠公 九 爲右都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因爲例而近日則改郎中員外不改翰林按品級改補故也

子穀山云宋理宗置鑄於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制甚善若使經費年例考察皆取其任內建百爲上下以定殿最自有處分亦將無詞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初無之考明代初制原以六科隸屬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實相表裏也後省道覆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人亦以爲固然無復知有舊制查矣本朝德明季言官之弊故使六科亦隸都察院以示鈴束較明之初制爲尤善

唐書武后以衝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峻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又漢書周伯曰風聞老夫父且墓已壞削置逆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又王導遣八從事行揚州郡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顧和獨無語曰公明作輔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一源嫁女與富氏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請取內外老清按校虛實任城王澄言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前豈有移一省之寧自考差味又梁書侍御史虞翻奏風聞豫章內史伏願怨望事又廷尉奏曰奏言風聞者恐不斷理蓋捕風捉影

僧生事始書厘細也

太常寺屬役洪武初定四百名弘治增至一千五百名分撥供祀嘉靖八年定食糧者一千二百一十名
舊制定一千三百名爲定額見禮部志稿

光祿司有鐵梨木酒柞可盛醴三千石洪武中籍沒沙萬三家中物水樂移貯寺中今寺中已無其物
洪武元年諭光祿寺買辦一應物件官價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百錢多給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當
時旬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卽分給領回珍貯之爲傳家祭器光祿寺歲銷銀三十六萬兩亦大濫矣
國子監監生做紙每季移送光祿寺作蠶袋

尚寶寺舊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 凡官員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錫牙牌上拜官則于尚寶司領出出
京及遷改則繳還洪武八年定祭祀陪祀官員給牙牌供事人等給長牌各令懸帶無者不許入祭所
明初筵宴祭祀茶食品俱係散扱至天順後始用粘每盤高二尺許

登聞院在西安門外街之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傘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鑾駕庫在東長安門外

戶部大庫在戶部署內東北

撥正庫顏料庫向在部今皆在西華門內

節慎庫在工部內之東

鑾儀庫在西安門外工部又四神庫子二庫雍正三年俱屬鑾儀庫

四十庫在西安門內曰甲子庫乙字庫屬戶部丙字庫丁字庫戊字庫屬工部承運庫廣盈庫廣惠庫廣
積庫廣嗣庫廣壽庫屬內務府又內務府之撥庫監甲庫鞍庫俱在 太和殿東銀庫衣服庫茶葉庫參

庫貂庫俱在 太和殿西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明中葉時尤紊亂無一定之制每以勢力爲輕重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
半小九卿先以太常寺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列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
官屬不宜班之天廷當以尚書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欽天監羣
占候亦非漢秦太史令之職且皆漢流世業所窟穴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每遇公事紛紛迴轉自萬
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尙書爲小九卿究不知始於何時實之博學諸公亦
不能悉

大理爲九棘之一詹事自不得比而前明申吳門蒙詹竟立理卿之上遂爲故事侍讀向列六品亦班光
少之上沈繼山思事以建言起光少遂超侍讀而上同時侍讀爲劉復濟元與劉和字慶圖不敢爭他人
繼之則又如故矣以門尉改異向有明朝制之紊至是

大清儀仗向照鑾儀衛制 上命考校典禮折中損益以定不易之制汪文端公具稿上如其議

擬改鑾頭名不經見古無可考在御仗前擬改名曰引仗 肅靖旂儀乘輿出稱警入稱蹕今擬改肅

靖旂爲警蹕旂一鋪警字一鋪蹕字 風雷雷雨旂朱儀仗有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四旂皆青色雷神狀

跪舉元因之明初改爲青質黃繡朱火儀畫箕星畢星靈氣雷文我 朝亦仍其制惟按風雨無可繪畫

箕畢二星已見二十八宿旂此屬重出擬改爲五雲旂五面藍色朱火儀繪五色祥雲五雷旂五面五色

地火儀各如其色銷金爲雷交八風旂八面頂用鑿金相風銅鳥下爲銅基插入竿內上用銅管可相風

轉動旂按八方之色東青南赤西北黑東北青鑲黑西北白鑲黑東南青鑲紅西南白鑲紅各按方色

用銷金繪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於上甘雨旂四面白質黑邊繪黑雲青龍行雨勢 青龍白虎朱雀

御武備按龍虎四象前已見各旗內此懸車出擬改青幢朱幢碧幢紫幢黃幢長壽幢各一對寬幢五彩相間長壽幢宋制有之用黑羅上繡篆文壽字 雉尾扇原則銷金綉雙雉擬改緝雉羽爲之

增翠華旗按漢書司馬相如傳建翠華之旗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孔雀竿上用翠羽爲飾飛黃旗唐制繪形如馬黃色有兩翼角端旒唐制繪獸如羊小尾獨角驢牙旒唐制繪形如虎犀牛旒唐制繪采繪犀牛飾旒唐制繪獸如獬豸金牛旒唐制繪牛塗金赤豹旒唐制有之許赤豹黃熊擬用黃質朱火燄上繪豹形猓旒唐制記前有獸則載猓擬用黃質朱火燄上繪猓熊旒唐制有之宋有五鳳旗分五色今擬錯采繪爲儀鳳飛鴻旒唐制前有車旒則載飛鴻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鴻雁成行鳴鳶旒唐制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飛鳶張口飛隼旒周禮司常鳥隼爲旗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飛隼擬旒許經振振鷲取潔白之義擬用藍質朱火燄上繪飛鷲 前鋒大纛八 羽林大纛八

八旗大纛二十四按漢上駕有河南尹執金吾奉引管則有領軍諸將軍唐將金吾果毅伏飛干牛諸衛皆在鹵簿中我 朝國制折衝禦侮首重八旗正如周虎賁居守王宮舍于閑者宜入鹵簿以昭儀衛擬增八旗二十四纛及前鋒羽林各大纛照正纛各色中畫坐龍大書清漢字樣仍按左右分翼排列 進

善旌 納言旌 敎文旌 振武旌 褒功旌 懷遠旌 表節旌 教孝旌 興賢舉能旌 行慶旌 惠旌 明刑弼教旌 順時布德旌漢文帝詔有進善之旌管子舜有告善之旌今仿其意爲十二旌

製用龍頭竿幡用五色羅各繡清漢字 孔雀扇八擬緝孔雀翎爲之 壽字扇八擬用黃羅繡雙龍中製壽字邊繡正字回文 翠蓋薛綜漢書注織翠羽爲蓋如重龍矣擬仿其製爲之三檐各繡孔雀尾垂

下承以曲柄 芝蓋魏晉服志有之今擬用黃羅繡五色雲芝曲柄 笠一對詩伯也執笠爲王前驅周

禮文以積竹八旒擬 其制爲之八角有絞漆金

擬去政平諒理施原制在彼後洪武三十年增今擬增進善納言十二旌則此旌擬去 北斗旌原制在二十八宿旌後按儀仗皆東西對列前以五星配五岳後列二十八宿俱雙數相對且二十八宿中已有斗旌今去 告止旌二宋制有之今去 傳教旌二唐制有之今去

自大清門朝案起至 殿前金爐燭止共一百九十三項六百五十餘件 儀仗至扇傘之後則列大刀豹尾槍鐵槍漸近殿前陳杌一金交椅一金天瓶一金盆一金唾合一金香合一對金提爐一對蠟燭一對

一對
大朝常朝陳設之儀案視案在殿內右楹之南東向華蓋在殿門外正中法駕臨陳東西檐下靜鞭在午階下北向仗馬在左右階下步登在太和門外五楹在午門外朝案在五楹之南朝案在天安門外皆東西相向 大朝懸其設表案於殿內左楹之南西向懸額設詔案一一左楹之北西向一丹陛正中南向

考歷代輦轎之屬周制玉路一又曰大路金路一又曰路路象路一又曰先路革路一又曰戎路木轎一陳氏之書曰是謂五路之大也王之所在以大爲名玉轎金轎象轎以金玉象飾之革轎鞞而漆之木轎漆之而不輪轡路一朱路一大路一戎路一元路一是謂五時路其制如五路禮記月令所載者是輜車路車共十司馬法曰夏幣曰金車服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夏二十人而幣殿十八人周十五人秦以人對所乘去輪輿之方徑六尺或使人望或駕渠下馬漢以彤玉爲之漢制六望其數有六輿服志云轎具金銀丹青采煇彫畫蒲桃之文金根車一輿服志注以金爲飾殷周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其制御爲乘輿安車五制如金根立車五制如安車察鬻獨轎曰有五色安車立車合十乘各駕四馬是謂五時副車建旂十有二如車色立車則堅其旂安車斜堅之相風鳥車一即鳴鳶之象

後改爲鳥傳元賦建修竿之亭亭榭神鳥於竿首戎立車一蔡邕曰戎立以征伐制如金根三蓋車一一名耕車一名芝車輿服志其飾皆如金根親耕補所乘也獵車一飾如金根重輜輪繆龍繞之皮軒一飾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文穎曰以虎筋車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皮及義鳳皇車一以鳳爲飾武剛車一輿服志輕車古之戰車不巾不蓋有巾有蓋爲武剛之車爲先驅又爲屬車開載車一闕也也四戰四車邊五時車五制如金根旂如五方之色御輅一小車也一馬駕之載鼓車一車上鼓吹也駕牛二車分左右建載黃門鼓車一車上置鼓黃門擊之指南車一亦曰司南車曰司馬車車上立木人舉手常指南黃帝內傳元女爲帝司南車或曰周公時作鸞旂車一通考編羽旄列繫轡旁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駕四馬先路所載崇德車一古今注一曰辟惡車上有桃弧蓬矢以驅祿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矢屬車八十一一名二車一名左車秦制漢因之多寡微不同豹尾車一古今注周制也象豹子豹變言尾者兼也按漢制最後一乘懸一豹尾以前比之者中隋制白鷲車一名鼓吹車上施層樓有鸞棲爲行淵鑿一刻木爲屋中設刻漏長竿四舉士十六人隋所增僅此唐以後多仍漢制惟增記里鼓車一四望車一羊車一一名轎上如輅伏兔稍漆轆轤輿一前後長竿各二金銅鸞頭耕織鳳裙欄輿十六人宋增芳亭轎一明遠車即四望車金多損減止增消遙轎一平輦一七寶輦一元增寶輿一方案絳羅帶龍案衣明制止大路一玉路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步輦一大涼步輦一皆如今制按漢制共一百一十八乘唐制四十八乘爲最多耳

皇帝駐蹕大營內方外圍度地縱二十丈六尺橫十七丈四尺建黃幔城外加網城索縞爲之黃色貫之以網高六尺闊八尺凡百六十有六距幔城東南西南各十八丈北十五丈設連帳百七十有五爲內城啟旗門三東鑄黃靈西正黃靈南正白靈各一周建鑄黃金龍旂四十有一各以三旂護軍參領二人護軍

校護軍二十人門為宿衛帳九司以三旂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護軍十人外設連帳二百五十有四為外城啟旗門四東鑲白繡西鑲紅繡南正藍繡藍繡漢日選建之北正紅繡各二周建方旗東北鑲黃西北正黃東南正白西南正黃各有五各以五旗護軍參領二人護軍校護軍二十人門為宿衛帳四司以五旗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護軍十人外城東面設白關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門官帳距外城六十丈周設幹廳帳四十各建護軍旗一東北鑲白西北鑲紅東南正藍西南鑲藍司以護軍參領每族一人護軍校護軍每族十五人度地由總導總統張具以護軍參領三人護軍校護軍八十人重門拱衛星羅環布黃幔城正中 御帳在焉

御帳之製周建黃幔城門南向內樹黃布屏中設圓帳高二丈徑三丈四尺上為穹蓋頂圓木如編釘條上覆皆髮朱紫以白氈蓋布緣上加素布兩蓋緣藍布雲文以槩朱木杆十四分格之承椽以斜木相交為牆高五尺六寸亦髮朱外圍白氈藍布緣下為朱簾高一尺八寸內圍黃洋氈紅花文左右分懸雙龍佩刀帳內藉高麗席加白氈門前後各高四尺闊二尺三寸帳正中設 御帳五采刻絲屏青緞緣座高一尺六寸五分縱三尺九寸五分橫五尺七寸五分垂重檐上錦下黃綢藉黃氈坐具貂及絨緞惟其時寢左右各設圓帳一高九尺五寸徑一丈五尺牆高四尺五寸內圍白氈餘制皆同座後邊長帳直而深狹高七尺六寸縱一丈二尺橫八尺直梁棟簷左右垂高五尺四方啟門高闊如中圓帳蓋及牆皆圍白氈蓋布緣內藉高麗席加黑氈後邊帳殿橫列三楹高一丈一尺縱一丈三尺橫三丈東西室皆啟窗更後為圓帳六幔城外左右連帳茶膳儲備各比其事

國初沿舊制督撫俱係欽差不作缺故品級一視本銜無定位亦無定品今日巡撫自為一官定秩二品已為專職昔之撫軍以副憲僉憲授任故稱曰中丞乃指其都院本官也今已加兵部侍郎而約解中丞

見之對東屏軸轉車之矣。巡撫之名雖端於明洪武二十四年命太子巡撫陝西其後漸遺都院卿寺
巡撫各處因事而簡事竣輒罷至長泰間始定為憲職耿九疇以刑部侍郎特改副都御史撫陝蓋以巡
按御史與部堂難相統攝故以副憲臨之俾巡按執見堂官禮也中葉後撫按相處若察筴且或自其鼻
息是又一變矣。按明初遺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英重忠謂之巡按其遺廷臣巡視謂之巡撫事訖而
回宣德間以關中江南二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交他省則無正統末南北軍與各省皆置巡撫後惟福
建浙江二省不設至陝西一省則設四巡撫北直隸則設一巡撫。督撫加尙書侍郎誤稱中丞固誤即
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概多從古稱六卿大司徒大司馬皆周
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以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甚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
副御史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
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固分所寓一時孟浪歷世流傳雖名卿通儒亦復隨
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寇大空概去司字誰爲作俑波靡相從不
值一辨矣。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尙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安溪謂不知直稱本官之爲
象信哉

明制文帥以總督爲極重始特設於邊疆繼設於內地及關白事起又以總督爲未崇始有經畧之名
其勅書云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遠軍令任自行軍法蓋文帥之重於斯爲至。國初之制亦
因之武臣以總兵爲重任明初皆曰侯伯勳臣佩印專征列衛在尙書之上其後所以變替自總督設而
總兵益漸微奉約束矣嗣更以流官充總鎮累起行陣名實益卑究勢執仗劬劬門如奴隸然固積漸
之勢也至征倭之役李如松新從甯夏凱旋再爲大功名甚盛氣誅凌人不復甘匍匐之儀時經略宋

應昌亦無如之何乃議加提督軍務卽以入銜其相見得比道臣見督撫備素服隔坐而已

各省道員初承舊制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分其品自從三以至正五康熙初定制山京堂特轉者爲參政章科外轉知府陞授者爲副使給事御史外轉者爲參議郎中外授者爲僉事至乾隆二十七年概改爲正四品除去參政等名目而知府則降從四品體制乃得盡一

初直隸未設藩臬設口北守道兼山西布政司銜大名巡道兼河南按察司銜通永天津巡道俱兼山東按察司銜朔州井陘巡道俱兼山西按察司銜康熙八年直隸增設守道一員總司錢穀巡道一員總理刑名雍正二年始定設藩臬而裁總司一遺缺三年改口北道從直隸布政銜陞道皆從直隸按察銜大津通永大名則改爲河道井陘道缺裁

康熙三年大縣裁訓導小縣裁教諭十五年復設 憲皇帝諭吏部直省教官專司訓迪士子今年幼不通文藝之人捐補教職卽爲年老學優者之師可乎伊等既已捐納應照其品級改補別職之處該部議奏實大哉 王言也漢成帝詔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若以老朽貪冒及年少無文者虛之欲教化之興得乎 張藻川閣學詩載歲貢選教職以疏選法意甚善而言之不詳爲勸臣所駁且收刻名予謂其說不可易也歲貢之弊久矣其人浮沉岸序碌碌無長雖邊陲下邑文風惡劣之地偶列優等揆次出貢資投職他人懸車之日此輩彈冠之年口不談文耳雙目曠何以課士耶既無上進之望復當戒得之秋惟以殖利爲事而已且生員上進之路咸三年鄉試有舉人副貢十二年有選貢學臣報最有優貢卽出貢後又有考職校書錄事等途乃於此數者一無得當虛糜廩數十年已非舉人副貢所有及其垂暮而又官之母乃過乎况訓導既專歲貢舉人副貢援遂皆併於教諭一途缺少人多得官必待三十四年以後其喪類貪劣又無殊歲貢矣今使歲貢給銜

停選以教諭舉人訓導歸副拔優實則詮法疏職重任斯職者年富力強學問未荒必思勉勵上進不致甘爲庸鈍而士子亦可稍資其數益也夫舉人副拔學問不必優於歲貢而國家取之之意則固以爲稍優也歲貢亦不盡劣於舉人副拔而國家差等之分則固以爲微劣也今予劣者入仕之路轉難優者登進之階耗矣故歲貢選數雖不但不能使教官有益於生員且轉使舉人副拔胥化而爲歲貢矣康熙三年 聖祖龍歲貢廷試當日廷黜豈無所見乎明商文毅請教官俱於副榜年三十以內者選用擬停保舉在當時將詔抹弊實不易之論也今之論人才者多稱及錄而試教職爲師範之官有育才之職何必待其龍鍾而始任之耶

官不久任雖屬精圖治皆苟焉而已漢詔其治惟二千石有政理者增秩賜爵而不遷其任兩京之治於今爲烈皆久任之效卽明周忱在蘇松二十一年王翱在遼東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有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假使當日選調粉粉席不暇煖豈能深悉地方情形而建不世之業哉

宋元明以來治天下者官治之實皆吏治之耳夫胥徒府史職在周官吏道一途兩漢以來未之或廢其時門幹街卒皆得材守自見蓋 國家用人惟其材而不限以常格其下亦不以此爲嫌而爭自樹立如于定國丙吉皆以吏入仕趙廣漢河間之郡吏尹翁歸河東之獄吏張敞太守之卒吏王尊涿郡之書佐皆有出將入相之材爲漢代名臣自儒吏分爲兩途而文無害者遂與鈴鐸儻隸之徒同爲衣冠所不齒爲吏者亦送甘心於頑鈍無恥惟日以舞文鬻貨爲事在一邑則盡一邑在一省則盡一省在一部則盡一省而子孫盤固世代相承雖有精明刻覈之官其如此老奸巨猾之吏何哉

御批蘇洵論衡廣士篇云漢去周末遺其士之秀長州牧辟命以爲掾史他時三公六卿九牧實於是乎選更既習於民事故循績易奏吏與士同途故人不恥爲官唐宋以來以制舉取士於文采聲華而士乃

不習民事更習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兩途而士之子恒爲士降而爲吏卽爲其家聲於是更益以無賴然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則一部之政由其手以無賴之人而政出其手則無所往而不爲弊矣朝廷與一利吏卽隨所興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卽隨所革者滋他弊白知罪大則縱火去其鍾使茫然莫知其類末且官有除降而吏則長子孫孫官避本鍾而吏則土著世守卽年滿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親戚迭出不窮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他州外郡之人爲來往無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聲華不習民事之官以之駕馭口舌爲華熟悉風土陪練事故作奸犯科無賴之吏於此而能奏循循爲國較漢世雖什伯也沿習既久如久病之人轉以病爲命一旦悉去此輩則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勢不能以終日嗟呼欲天下之治不改弦更張使更有士君子之行而欲民生蒙福教化清美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尙爲廣士輩欲使吏與士同升於朝固是切要之旨雖然未易言也必先去其大惡之不可寬忍者而爲之功名之途使得與士齒優柔漸漬潛移默奪之漸使士之秀異者不恥爲吏而士之習於吏者得自奮於公卿然後可與道古蓋非百年不能矣若舉洵之旨一旦驟施之令無賴吏得居士大夫間正所謂吏道穢而多端害政之尤甚者也宋孝宗謂辦事之臣難得張南軒對常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則他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入此體

治體之旨

六部直省胥吏大半爲浙東游手窟穴閩陝甘邵邑半係回民頂充此尤非類京師衙門亦間有回民惟刑部自 憲廟以來屢奉堂官嚴禁雖阜卒亦不許一回籍入良是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奉 旨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

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見 憲廟上諭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諭嘗云欽乃故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近各衙門出不或變舊章作威作福約費沽名往往朝
更夕改互相矛盾實更因之作奸宵小借以滋擾繁不勝舉制後須協情當理可永遠遵行者方准出示
至哉言乎小臣好條陳輕改定例者三復

聖諭當懷然懼也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士人有應恥則天下有風俗盜盜氓庶不至做虐淫濇者皆以自孩提至耆長見長幼尊卑之節有一定
不易之理先入爲主故後起之私心終有所忌而不敢逞此禮教之化於無形者而其本則由於學校
之爲功甚鉅也故司譯之選不可不慎善見廟宇寺觀稍有規模者必慎擇主持演法蓋衆修整其廟貌
灑掃其齋館乃費門之中茂鮮盈尺大成之殿蠟黃滿階不必問其訓課何似卽此廟強有煇奕幾多矣
此誠教職之舉而不僅教業之舉也

卷之七終

茶餘客話卷之七終

茶餘客話卷八

九下 明倫彙編

山經既奕生著

親親王薩哈康親王第三子慶立戰勳崇德元年五月卒年三十三 太宗御製神機妙法見王求賜牛一頭 上以問大臣希福剛林等皆以 上思念所感後希福等閱舊典凡親王薨初祭用牛 上異之命禮部備牛致祭文曰爾身雖沒爾性實靈所謂太平已感於夢朕察古禮初祭用牛今既見夢又合於禮朕甚奇之遣臣用禮以慰爾心云云其子阿達禮初封多羅郡王順治元年以謀立睿王多爾袞伏誅次子勒克德渾羅爲庶人後 世祖加封貝勒爲平南大將軍往代定國大將軍兼親王多鐸平定浙閩有功封順承郡王後復備定遠大將軍親王濟爾哈朗平長沙永州諸何騰蛟擬任議政九年薨年三十四子勒爾錦錫爵生有神勇視古黃青征吳三桂耽延削屢薦禁

屯太鄂文端毅老相國之高祖也由江欽地方率領十村親族効順投誠 太祖高皇帝以等羅瓦爾喀厄七克之妹給屯太爲妻將屯太之妹給呂東巴奕魯郡王爲配子嗣們承襲佐領協勳諸役屢著勳勞大凌河被圍們首先出戰力擊張春兵敗營火散齊發中國們股股斷一筋未殊勇奮自若堅壁不動行大兵繼進遂破明師 太宗皇帝親視其傷撫問之復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視謂王曰吾傷重不復能騎馬殺敵乞于奏請爲吾截去股以油炙之雖殘廢尙可爲朝廷司關也是夕竟卒子門彥奕年十九嘗襲伯領歷任戶部官順治元年定北京後門查突身故子鄂拜卽文端父奉勅建昭忠祠們與祀見文端奏摺

順治二年閏六月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疏稱我兵追獲李白成凡十有三隊窮追至賊老營賊兵竄入九公山隨於山中遁索自成不得有降賊及被擒賊兵俱言自成遁走時隨身僅二十人爲村民所

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濟素靜者往認其屍屍已朽不可辨或存或亡再行察訪俘獲自成兩叔妻獲金印二又獲偽汝侯劉宗敏並妻媳偽總兵左光先及衛士偽軍師宋燧子又獲太原府故明管王一妃其自成兩叔及劉宗敏俱斬於軍前見通志

順治二年五月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既定江南奏請報捷其畧曰我兵於四月初五日自歸德府起行沿途都邑望風順十三日離汴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十八日薄城下招諭守揚州關部使司法翰林學士衍胤文及二道四道兵降不從廿五日取其城獲可法斬之並戮其據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揚子江陳於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聞偽福王率馬士英及太監等遁去命貝勒洪巴圖魯尼堪等往追剿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府保國公朱國弼監口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鼎項城伯章應俊大興伯鄭順孟廣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城伯黃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駙馬齊賢元內閣大學士王體翰林程正揆張居勣部尙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璫李緯給事中林有本陸昞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敷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一員副將五十五員並城內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與平伯高傑子高元照廣昌伯劉良佐提督李本深總兵胡茂正等廿三員監軍道張健柯起鳳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又奏擒獲偽福王朱由松江南悉平是年十一月癸亥以豫親王和碩降之公侯伯總兵副將悉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員撥入八旗漢軍王加封和碩德豫親王賜黑狐皮朝衣金五千兩銀五萬兩先是五月初十日朱由松遁走蕪湖王令洪巴圖魯尼堪追擊截其去路黃得功遊擊擊敗之兵皆墮水燬奪其舟得功中流矢死偽總兵田雄馬得功等縛朱由松及其妃來獻十總兵及部衆俱降得金銀寶玉璽符等甚多

又用紅衣獻攻江陰縣克之 上賜尼堪金二百兩銀一萬五千兩漆鞍馬一疋空馬二疋

順治四年四月柘林遊擊陳可擒獲奸細謝堯文搜得偽敕一道係故廢官侯喇冒等所造潛通僞番王反間大學士洪承疇及江甯巡撫土國寶內云封承疇爲國公國寶爲侯爵又有黃斌卿密書云承疇所具本封國寶二次密字俱已轉奏國主又云內仗承疇殺巴張二將外托國寶清除地方則江南不足甯等語承疇奏聞特加賜諭 五月故明誰官陳子龍除受僞番王部院銜結聯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遣章京索布圖計擒之子龍投水死蘇松千里以次削平見洪承疇本傳

順治年定南王孔有德因賊陷桂林自盡捐軀 詔謚武壯立祠春秋致祭時工部以孝陵碑未建擬之

有德女四貞疏言先臣航海投誠舍生報國南征北討助勞彰著今榮榮孤女僅延一綫所望國家春秋二祭庶令忠魂有歸伏祈再沛恩命飭即建祠則勞臣報國之靈與普天効忠之氣感激無盡得 旨准行至今歲祀如儀奉祀者爲山東田氏子世職 有德僅一子爲李定國擄去身後止存一女四貞 特

恩照利碩格格食俸後適孫延齡吳三桂反延齡爲漢擊將軍駐防廣西叛降於賊自稱安遠大將軍四貞勳其反正代延齡具疏乞降 聖祖許之三桂遣其孫世 珠誘執延齡殺之越三年撫定將軍擊走吳

世珠四貞歸於京師 按孔有德於天聰 七年五月任參將自山東來降范文程舉以歸

郎住正黃旗滿洲舒穆祿氏初爲部長嚙敵我 太祖命子楊古利入侍 太祖以女妻之郎住爲人所

害其妻繫幼子於背屬驍佩刀射衆突出楊古利聞之手刃殺父者割耳鼻啖之時甫十四鐵嶺之役囊

劊斃龐大破明兵天命六年 太祖命其位次貝勒八人之下四十餘載身先破敵屢破創崇德三年征

朝鮮中島鎗卒封武勳王以次子塔瞻襲超品公配妻 太廟雍正九年加美號英誠公塔瞻順治四年

卒子愛星阿驍公十七年征李定國領兵至錫波今作錫 一夜行三百里至緬甸阿達執朱由擲谷屬全

茶除 寄 話 一 卷 一

獲殺王維公等一百餘人降白文選於猛養授內大臣少保康熙三年卒諡啟康

希福巴什克正黃旗滿洲文館掌稿積繙梁金元三史取其所行善惡及征討敗德之事譯滿語以進

時睿王惡其不附已免其官歸產順治八年 世祖悉其枉補大學士九年病卒年六十四諡文簡

索尼希福之兄碩色之子通滿漢蒙古文在文館辦事隨 太宗出征以漢語招諭降人順治初以不附

睿王削職九年加一等伯十八年正月 上詔翰林學士麻勒吉王熙至養心殿草遺詔立太子諭索尼

及蘇克薩哈繫拜遂必隆四人同心輔政康熙六年加一等公七月卒諡文忠 長子噶布喇領侍衛內

大臣我 孝誠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世襲罔替二十年卒諡恪僖 第三子索額圖仕至大學士

希福次子帥顏保漕運總督開靈巖山禮部尚書征吳耿二逆有功 子赫奕工部尚書工書監 奕

子四人長圖南耶中次慧中給事中三嵩壽禮部侍郎四盡敏侍講

佟養正額黃旗滿洲佟佳氏天命四年同弟養性率族來歸征遼陽有功授職守鎮江城時中軍陳其策

濟通明時毛文龍被執不屈死 次子佟圖賴征江南湖廣加三等子任兵部尚書順治十五年卒康熙

間以圖賴係 孝康章皇后之父追封一等公建專祠諡勤襄

圖賴長子佟國綱襲公康熙十四年爲安北將軍鎮宣府後征厄魯特中鎗陣亡諡忠勇加太傅同祀廟

輔嗣 國綱長子鄂倫岱內大臣緣事誅 次子佟法海娶西舉人甲戌進士由翰林任廣東巡撫江南

學政復巡撫浙江兵部尚書無子以兄子介祿爲後 三子考岱工部尚書驥公 鄂倫岱次子介福雍

正癸丑進士禮部侍郎四爲會試總裁 介福胤兄補熙綏總城將軍

圖賴次子佟國維內大臣時有吳應熊紅帽子賊國維發其奸率侍衛三十人至大佛寺擒其魁有功又

以係 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隨兄國綱征厄魯特兄亡冒矢石敗賊衆五十八年病卒諡端純與

圖額圖額合祀一祠 國維子八人長子葉克舒三子隆科多慶公吏部尚書錄事誅 隆科多子八人
第六子慶復慶公增邊大將軍雲貴總督戶部尚書大學士七子慶泰慶軍統領

金台石正黃旗人納喇氏原係葉赫貝勒 太祖平葉赫台石不降令其子德爾格勒往諭之終不下後
太宗授德爾格勒梅勒章京子尼雅翰 金台石之孫明珠大學士 明珠子撰叙左都御史撰芳相額

額爾成德改名性德康熙癸丑進士一等侍衛工詩文書法著周易梓言八十卷門記集註老誤三卷附
刻通志卷九經解中

旺吉芬鑲黃旗滿洲官察氏 太祖時來歸授佐領長子萬濟哈孫哈世屯 世祖時任內大臣內務
府總管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卒愷恪信祀賢良祠 哈世屯子米思翰戶部尚書內務府總管愷果祀

賢良祠米思翰長子馬思喀內大臣將武將軍平北大將軍征噶爾丹回任都統愷貞 三子馬武額
侍衛內大臣侍 聖祖五十餘年諡勤恪 馬武子保祝古北口提督

米思翰四子李榮儀察爾圖總管進封一等公我 孝賢皇后之父 長子廣恒次子傳清三子傳甯四
子傳文襲公六子傳寬八子傳玉九子傳謙俱任侍衛十子傳恒御前侍衛內務府總管戶部尚書大學

士忠勇公 傳恒子福穆安軍南總兵福隆安和碩額駙工部尚書福康安工部尚書福長安戶部侍郎
萬濟哈之次子吉爾塔巴由務軍校破流賊討福王平河南歷任右通政次子莊圖 吉爾塔巴子陶佳

陶佳子託庸吏部尚書託隆川東道
廣恒子明瑞兵部尚書伊犁將軍征額駙

費英東隨 太祖三十餘年日以萬人故以皇長子之女妻之忠直強梗 太祖以爲第一功臣三等公
一等總兵世襲卒年五十七 聖祖太初賞直義公雍正九年加美號信勇公子十人 第七子圖賴步駁

破李自成營平定江南所史可法敗黃得功至浙江擊走魯王才赫瑛進一等公至圍敗僞閣部黃鳴駿
十五戰連捷殺虜王率劍等五子數萬十英方國安官員一百五十四人以暴疾卒于甲午年四十七史稱
其有勇有謀以寡克衆四十餘陣所向無敵 賴長子植塞驍公順治四年睿王以其不附已奪其爵
九年 世祖念其無罪追復世職諡昭勳 雍正九年加圖賴美號雄勇公 圖賴第□子查喀尼內大
臣 查喀子倭赫特爾 倭赫子富爾丹吏部尚書靖邊大將軍坐事罷其子哈達哈乾隆初工部尚書
費英東第九弟衛齊

衛齊第二子超布泰爲征南將軍平靈其擒李定國白文選僞桂王康熙三年因弟繁拜事削職旋以功
仍給世職 衛齊第三子繁拜天聰四年破洪承疇十三萬兵順治元年進一等侯十八年受順命爲輔
政大臣康熙七年加太師八年以罪賜死 一作五十二年嘗世職雍正五年復公令其孫達福加封美
號超武公

額亦都鎮黃旂鈕祜祿氏父母爲仇家所殺墮於隣人年十三殺父仇讎 太祖以和碩公主降焉有軍
功一等大臣卒追封宏毅公配享太廟建專祠子十六人 長子班錫佐領二子達奇 三子屯爾格杭
州將軍天聰元年爲八大臣之一順治三年卒 四子舍袋 一作陣亡 五子阿達海佐領陣亡 六子
達隆阿 七子茂濟陣亡 八子圖爾格十六大臣之一二等公吏部承政順治二年卒諡忠義配享太
廟加美號果毅公 九子圖爾錫 十子宜爾登軍功加至二等伯順治十三年乞休康熙三年卒 十
一子敦德軍功加世職戶部尚書 十二子額森都統 十三子超哈爾軍功至議政大臣崇德七年歿
於陣年四十一諡果壯 十四子格爾特 十五子索渾議政大臣 十六子遏必隆和碩公主所出一
等公輔政四大臣加太師 孝昭仁皇后之父

圖爾格累立戰功崇德三年圍錦州身被二十三箭馬傷十九處仍力戰俘獲七年征山東破敵三十九次下九十四城殺虜王及明宗室千人俘獲人三十六萬九千有奇卒年五十二人

宜爾登天命元年預又十六大臣之列備屯戍決獄訟屢立戰功敗袁崇煥兵洪承疇以十三萬兵援錦州奮入敵圍身被三創馬中十八傷死又換馬中八傷死又換馬中五傷死四敗敵軍而出 太宗嘉其

勇 世祖繪其像二一貯內庫一與其家康熙二年卒

遏必隆崇德六年破洪承疇兵驗箭射殺豹多 太宗曰巴魯之子仍巴圖魯也順治二年征湖廣陞

一等公十八年爲輔政大臣後知太師戴雙眼能賜一等公魯原一等公與子法喀襲八年病辭輔政九

年因紮拜亂政獄默無言議處其重 聖祖念無結黨之事止革公十二年諡恪僖賜策名金匱圖令

立家廟祀之春秋太常寺官行禮子七人

車爾格長子陳泰屢立戰功順治元年入山海關破流賊征湖廣敗一隻虎於荊州平定福建本省授吏

部尚書國史院大學士十年授甯南靖寇大將軍征湖廣平當德府十二年卒於軍諡忠襄加世職一子

尼滿卒無嗣以弟子白改襲 車爾格第五子喇哈達工部尚書鎮守杭州赴廣親王軍前贊畫平耿逆

授甯海將軍平漳州遇侍讀學士李光地知賊遁走信進泉州直攻廈門破之斬首五萬四子招安民十

六萬回任都統二十四年乞休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敷德第三子瓦岱康熙三年從征湖廣有功十四年敗耿逆於撫州平湖廣遷江甯將軍二十七年誅夏

逢龍三十年爲安北將軍追噴爾丹

遏必隆第四子殷德一作德多力善角祗領布庫長康熙二十九年征噶爾丹雍正元年授都統御書高門

令望賜之以弟阿靈阿有罪以彼公爵令殷德襲以病乞休 遏必隆共五子長子法喀一等公御前

大臣 二子頌珠頭等侍衛 三子福保二等侍衛 四子卽殷德 五子阿靈阿

那德五子長子策楞大學士將軍 次子訥親大學士經畧金川誅 三子阿敏爾圖副都統 四子愛必達湖廣總督 五子阿里袞大學士副將軍征緬卒

圖海正黃旗滿洲馬佳氏初侍 世祖爲國史院侍讀具文武才任大學士管刑部尙書緣事閑居十八年遣圖海官任以重地康熙三年爲定西將軍統川湖之兵平流賊內升大學士十二年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囚徒數十謀爲亂立往擒之是年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叛圖海領戶部嚴禁軍需不私與夫役不拘緊錢糧不多徵詞訟不濫准察哈爾布爾尼劫其父反爲副將軍平之十五年爲無遠大將軍貝勒率額以下悉聽節制 平涼王額臣乞降繳吳逆偽敕印信口而定我毫無擾亂雖悉平封三等公旋統勇進寶孫思克趙良棟等大兵平定漢中四川悉定二十年以次回京任中相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謚文襄雍正二年加一等公配享太廟加美號忠達公子諸敕襲三等公禮部尙書 諸敕子馬爾賽襲一等公爲撫遠大將軍獲罪其弟馬禮善襲公爵

寧理戴正白旗滿洲瓜爾佳氏 國初來歸破明楊錦兵直入李如柏營大敗之 長子吳拜年十六征撫順射中明哨兵額獵遇巨熊下馬少射之洞其胸熊墮嶺下 太祖遙見曰非吳拜不能遺視之果拜也太宗時與十六大臣議政康熙初年卒謚果壯二等伯 吳拜子耶談十四歲爲三等精十六歲征美璦見一人執刃浮水至射之中心死二十七年往羅剎定地界羅剎大懼盟於城下自厄里谷納河以上至黑龍江北岸白格爾必齊河至興安嶺以抵海定界而還毀其城郭廬舍三日畢復征噶爾丹爲昭武將軍奉 旨召回賜宴勞之三十四年卒 子拉錫襲世職故秩大臣

費揚古正白旗滿洲董鄂氏二等伯鄂碩之子年十四襲職十八歲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三歲參贊裕祺

王福全軍征厄魯特尋爲撫遠大將軍駐歸化城討噶爾丹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賊敗走棄廬帳逃遁
費揚古大敗之殺其妻斬首三千進一等公卒於軍謚襄壯

顧八代字文起番靈京顧納禪巴圖魯之次子由正白旗滿洲改正黃旗覺羅氏生而聰敏魁梧
十二石弓矢不虛發折節讀書精於順治十六年充擺牙喇隨信郡王多尼征偽桂王旋在選司那中
康熙十四年御試拔貢第一改侍講學士十六年以內閣學士參贊軍務征吳三桂十八年京察大學士
索額圖惡之注以浮躁後賴塔爲征南大將軍仍令參預軍務二十三年侍皇子讀書歷禮部尙書同列
憚之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雍正四年贈太傅諡文端祀賢良祠

鄂素通經史友于之誼最篤康熙十八年由筆帖式特授慎刑司郎中聽訟務得其情人稱曰白面包爺
纂修大清律子留保辛丑翰林官至工部侍郎

鄭永清字定菴漢軍任汾州守請改祀北岳於渾源州至山東巡撫治于七一案所全活甚多子八人皆
有才廷佐兩江督廷相閩督廷樞江督廷極漕督

康熙十三年禮部員外郎王詔隨順承王軍前十五年密疏云十三年三月抵荊州時常岳澧州未失鼓
行而前湖南可復計不出此即不然屯兵要害則長江尙爲我有尋陵岳州兩路賊難兼顧又不出此再
不然乘彼初至無備渡江援南岸爲可攻可守之計亦不致令賊深溝高壘急難搖動又不出此遂令羣
盜皆逞大兵數十萬金錢萬萬計離廣開事例猶不給而楚地米價三倍於前民困追呼又苦轉運恐將
來叛者不止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楊來嘉諸凶已也且馬倒十之五六兵亡十之二三存者銳氣全銷
羸病相半時勢可虞臣請統一旅爲諸將先驅不幸死於疆場猶勝坐待亂民之剝刃於腹也乞勅大將
軍尅期進討毋稍遲道疏上 聖祖嘉其忠憤下詔切責諸將刻期滅賊由是凶渠困殲諸方悉次削平

小臣瀝血陳言不計利害盛朝喜聞議論坐收鴻平肯足紀也詔字徽山詳愷園集

鄭成功據臺灣爲寇臺裔故紅毛番耕牧之地成功逐去番人仍設東都憑阻爲患康熙元年施琅提督

閩中密陳金門廈門可取狀上命刻期進兵遂克金門廈門銅山鄭賊積年所聚東南諸島悉平還入

臺灣授右都督掛靖海將軍印六年復陳邊患事宜諸疏召詣闕面陳時廷臣皆議主撫乃撤水師提

督授琅內大臣封伯其後逆藩作亂海氛乘之益熾二十年上詢廷臣方畧多循前議琅毅然身任具

疏陳情形上特命提督全閩水師次年諭起琅進兵琅先聚米作地形示諸將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

如此進擊不用命者斬書諸將姓名於船蓬以便進退且胡勇怯六月由銅山進船賊將劉國軒傾巢而

出自乙酉至辛卯屢戰連克國軒遺餘眾降遂克澎湖是役也以七晝夜破數十年盤踞之賊抵澎之後

海不揚波進師之時潮長四尺實天威所致七月丙申逆渠鄭克塽降臺灣遂平晉封靖海侯琅第六

子世驥於康熙五十九年任福建提督卽琅舊治其屬卒伍練舟師一以父法行之六十年臺之奸人朱

一貴妄稱明後招集不逞潮人杜君美亦率潮之流民爲亂殺總兵官據府城建僞號世驥聞亂卽日召

將士授以計剋期進勦七日而復臺灣與其父平海日期不少異云琅卒於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諡襄

壯子世驥卒於康熙六十一年諡勇果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納名流有諸生貧乏不自存歲暮竊迫獻馬香聯云瀟陽老將多回席

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贈之千金馬少出行伍遭逢多艱故妻爲人掠買已他適

生子馬亦別娶及貴故妻聞之叩闕上調馬內之抱頭痛哭築別館以養其夫妻子女軍中稱曰夫人曰

公子與其後妻均禮焉馬後伏誅西市日故妻與其夫皆斬馬在江南橫征暴虐窮極奢靡吳梅村賦其

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雄豪炙手羶羊侷後房歌按隊陳竊寶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

驅車百負魚鹽充邸閣將軍一數高賈下令牢搜獲城落非爲仇家告併兼印解盜賊通獲獲殆死有餘事者矣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事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塞甯人許鼎者自公被執卽陰左右之凡公所書片紙數字悉收藏及被殺收遺令入焚公屍於山野許鼎預往潛置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與其體體藏於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祭臨喪十九年精忠殊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燄其肉擲其心以祭公墓前此較王拿州兄弟讀得戰世番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味盡者更爲愉快人心

順治九年詔自定鼎後曾經入仕之屬員有才學優長者著督撫保奏時蘇州巡撫周廷佐疏稱延訪十有八人惟松江府黃紳許書柳屢以病辭不敢列入餘俱開事由報部弘文院編修宜興陳于鼎及廣通泰吳縣宋學顯及吳秘書院學士常熟錢謙益廣及中允宜興吳國華甲及禮部員外長洲湯有慶丁丑進士丹陽荆有實吳未金華守常熟王澐吳未恭嚶道武進呂陽廣及刑科給事太倉錢增辛未進士太倉許國杰吳未中書高郵宋徵璧吳未侍講崑山徐開禧及吳禮科給事宜興周正需廣及兵科給事宜興吳道丁丑副使道無錫曹奎及廣進士武進吳剛吳未吏部員外華亭袁慎行壬戌香山令上海顧其言廣及奉旨交吏部考核酌用

齊文襄蘇勳滿洲正白旗人初由官學生選天文生康熙二十七年升本監博士三十年選舉監正三十四年升監滿郎三十七年改永定河筆帖式次年升主事兼永定河分司四十二年升侍講學士五十二年特授永定河分司次年又改侍講六十二年升祭酒仍管分司事是年冬遷山東按察使雍正元年正月署河督

計改亭作者舊配稱今海內耆舊尤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京師孫侍郎退谷先生王尚書
敬齋先生沛縣國李廉古古先生崑山顧君甯人先生今康熙十一年徵君年九十一侍郎年八十尚
書年七十一李廉年七十徵君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生平於大節無所苟侍郎
之學以子爲宗於五經俱有纂述註疏自行其意尙書漢探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李廉喜任俠與
徵君少壯時意氣相類晚遊力邊好談兵及經世方略隱君專精經傳訓詁及五音四聲之學考訂詳慎
爲侍郎密友改亭止就長安朝士一時往來者言

徐侯齊與宣城沈憲民慕巢鳴益爲海內三選民川湖制軍蔡統榮遜侯齊名其書致名顯北幕下友
馮羽道意侯齊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爲辭焉睢州先生撫吳時屏驥從兩館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統
榮爲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王漁洋諱陳官稱楊以齊魏環御史稱李琳枝餘曹稱王伯勳總督稱李淵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
按以齊環極清者孝先及武定柏鄉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入王雲稼及三濶和尙淫縱不法皆
杖鑄之紫稼者即韓芝蘭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王郎者也李素素於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幸
者

順治十八年四輔臣柄政時江南巡撫譚某題蘇松常鎮並深陽一縣欠十七年錢糧內鄉紳浦音吳汪
度等八百六十九人其致仕僕遺在籍者俱革職在官者分別降職降資監勳者一萬七千九百餘人
士子游學四方有人詢其前程者輒曰奏銷了江南權賦自明天崇以後紳矜史官往往舞弊而守令又
因以中飽大吏亦故若不聞日久弊生乃至於此若不大加沙汰安得清且不過觀其職而已耳聞當
時聽者咸以爲刻事後平心而論不可謂非寬網矣四輔臣者索尼繁拜蘇克薩哈退必隆也

林茂之朝老屋金殿冬夜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奉破寒渾如風口入
花夏日又無惟懷或遠之則又以易米糴山曰夏無糧病於寒無糧病於寒無糧病於寒無糧病於寒
守之以虎骨皆倒後愚山自舞章寄一帳書句云北窗高臥豈知貴料理備茶白髮人於帳親題
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同知爲林處士物即謂之愚守可也時茂之年八
十三稱愚壽知五六十許人

吳梅村晚年納於星命之學連得十三女而公子履始生時唐東江爲名諸生年已及強仕赴湯餅會居
上坐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同年唐憲佛後戊辰甲舉的部東江果同榜勳吏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
子將離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白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差少妾所出也

國初乙酉江南開科張湖曉先生舉鄉試第一文出海寓博新幾於紙貴後視河南學政即乞歸康熙十
七年詔舉博學鴻儒蒙宰鄭恭定公以湖曉先生應詔有司敦迫再三不出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
老身將終隱又爲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羊公曰肥遯深漸樂伯鸞京洛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
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存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以爲常官當林時侍
內廷以庶子爲明史總裁湖曉先生始書成之曰此非先生之道食不兼精汝未讀鄭黨篇耶思直後宜
靜坐片刻養神筋勞勿以齒白於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酌綠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應汝之馬
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梅村出山陳素菴相國之選實爲設蓋將虛左以待比至京師素菴事已決裂盡室遷謫塞外梅村抽
政園山茶歌爲素菴而作感愴之情蓋有不明言之情按園在雙齋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
大弘寺道址營別墅以白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爲日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長補一鄉債里中

徐氏國初稱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中帳短絳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枝交枝連理鉅籬鮮妍詩中所
謂麗如天孫織雲錦如斃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綫火齊映如蠶絲或胡蝶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
未歸國繪歌目未歸國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窮廬一城黃榆白草父子榮榮而此國已歸沒縣官
爲駐防將軍府矣旂軍既散迭居營員既而爲平西增王永富所有從復崇高雖錄儲極華多一黔作逆
永富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橋城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詩云
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妝閣學得鳴鳴倚窗閣盛衰之公長足感也

朱竹垞在內廷時

云漢皇將將屈靈雄小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他拜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比徐陵誰知著作修文之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歎

電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鬼國作傳邑人劉津建醮以詩曰門前債客屢行立屋內
人魚貫眼吾鄉程嗣立風衣一生好結納名流囊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金去已
多白民先生改到字作信字徐立山以爲一字師

世稱宋文恪公善擇婿其婿爲王藻備拔大學士願終養盡工無願雨者用霖西光令陳成時元龍大
學士李丹堅字青園皆進士

顧茂倫有季新選百家之詩開雕以行實至顧留座上常滿實家無備石也江左有賢公孟君之自謂
南草東家實置一妾晨夕設食皆粗糲其妻張隨之曰古有糟糠之妻不閉糟糠之妻南草無以答也
王支貞公教裁曾建晉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嘗宋臣播美張按京其祀祀
詔從之公爲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慶禮五經爲夏課嘗作青和室記云
陸門門將將方丈餘歲之夏秋二暮父子兄弟六七十人坐堂上或莊論詩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

世之與我，以爲勸戒，有一不至，傍徨四顧，若有缺然者，公家輩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六卿，亭上詩乞休于主恩方溥之時，視其子爲宰，相倘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誰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矣。

汪堯暉詩文爾雅，釋躁平矜，然其性下急，不容人過，譏詈人，聲類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商批折人，與王阮亭以詩相戲，轉往復不已，後遂成隙，宋荔裳每與鈍翁議論，不合，輒自詔曰：吾乃與此人同名，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西河，避之，邱海顧甯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啞，喝繼遂加以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後人詩所謂九位詩人，丁野鶴又會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纖溝園，論文不合，屢罵不已，邱拔壁上劍，疑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已，東人津津言之，爲佳談，海石詩云：文嘗愛新牙，詩不喜選體，想見其嘔，強又彭西園在京，附遇鍾伯敬，談詩不合，遂拳毆之一時，稱快事，昔五代時，胡黃裳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拳爲虎，鷹，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鳩食指爲鈞，戟，中指爲玉，柱，名指爲潛，針，小指爲奇，兵，院爲三，洛，二指爲奇，峰，亦謂之招手，自合史某不與宰相蘇逢吉相，詎欲索劍，追殺，賈誼大邪，古今人故有絕相似者。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梁元獻所食至少，明人說部載高新鄭之見捷，攫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觀芝先生嘗說王靈斯長，軀偉幹，飲量寬，乞書者，治酒，飲之，飲無算，符或雞卵，數十枚，盛之，巨益，破餅，飢蒸餅，數十雜投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蟬廷試，日味三十六，餚饌好事者，詠詩以嘲之，徐原一司寇罷歸吳門，一日飲門下士，賈生齋，高擡一席，庖人躬捧，豐腴，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得更番爲饗，繼賈生以玉缸進，容三升，司寇一飲盡，如鯨，吸川也，司寇博覽，碩實，高坐，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

器令左右二俾先置玉盤於心口凸起之處以盛豆白以巨叉攪而啖之須臾飯盡數器飲酒則門生故吏爭爲俯進滿堂酣飽醉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瀝漏戶者耶張京江相公夜臥從不解衣未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盃或吳下冬春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相國每秋冬夜永飽餐如炬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盃每精詣深思時輒停筆言一二寸盃孟乃就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門馬甲牌戲河魷魚敬畏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日縉紳先生又有三好曰烹羔任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五通神自睢州焚後已絕馬甲近來好者益衆聞張敦復相國最惡之縉紳章曰馬甲之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爲書卷固靈悉印之惟河魷魚食者尙少耳青葉菴因食河魷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腫至不可辨識皆烹製失宜所致津門多海魷毒重吳門所出乃江魷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河淮二百里中每二三月出魷又名玳瑁魚不甚大豐腴柔膩斑駁可觀薦以青羹白苣味致佳紅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庶堂家烹尤得法或炙或糟亦更可致遠今年春黃尚堂來京師偶致甚多予答以詩泥淖朝驅禿尾歸來磅礪掩蝸窟故人忽向江頭至懶得春溪玳瑁魚重碧綵浮藥玉船菴青苣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遺小長日撓菰蒲椰味朝來潤客膺爛醉苦教防啜與君數典誦吳都

徐立齋登進士 世祖親擢對策第一授職後嘗召至便殿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

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煌煌天語一時以爲榮健菴及第立齋曰任大司成 某附詩云祭酒先成文廟門探花初采上林芳備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立齋以掌院司

教習具疏題明特旨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盧初白入館屢凱功學院揆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查

康熙甲寅乙卯間湖廣朱方旦號二眉山人以邪術惑衆初被逮來京師於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能知未來事凡問貴賤壽夭輒批數字曰其後當自驗自王公至士庶爭至其門游歷各省督撫郊迎縣官設次士民聚觀以萬計自刻中實秘書其徒陸光旭云孔子後二千二百年有我師眉山顧齊宏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於是江季甫作辨道論謂之曰國家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之斯可耳今崇奉太過謂孔氏復生謂大禹再見其謂移檄玉皇則雨雪立應不但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士大夫之過蚩蚩何知焉京師姦邪雜處易於動搖萬一如廷聞知問以妖言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捕幸感相公讀而歎息謂不減老泉之辨好也朱至江甯總督某公迎道左爲立書院一日在署方食江甯太守陳龍岩叩轅鳴鼓問何事曰知府陳某以朱方旦左道惑民請發下審鞫正法以安地方咸民感制府大怒而無如之何後王儼齋爲講官進講之次出疏劾其三大罪請誅之上俞其請下巡撫立置奠利身首異處世道人心爲之悚息 上謂臺臣不言而詞臣言之都察院皆蒙申飭陸光旭保進士官知府

傳臺廬以諸生被礙後應京兆試以第二入中式會試殿試皆第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門人子弟云吾貴爲尙書甯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孫位似致書以布衣居京師名勳當召試稱旨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訪使士論榮之既歸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書畫清談梵宮謂絕妙宋詩也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國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

曲沃衛文清公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允謙蔚州魏敏果公象樞永甯子清端公成龍陽城故巡撫張公琦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輝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尋從之遊於是作六公贊云

三殿三門禁編相傳爲勳文恪公杜勛所書文恪六十外以恩貢給事幕局議叙銓四川州司馬將之旨會殿門易韻史館翰林書皆不合式以文恪書進呈稱旨命懸榜揮墨賜御書以榮之既就道又命飛騎追之書復稱旨試詩賦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數日間游歷開學逾歲至尚書文恭公廷雋強仕時始登甲科入史館十年不遷以經營文恪葬事歸靜海杜門不出聖祖南巡謁道左卽授官贊途中晉講學後年南巡又晉官詹回鑾日特予閣學手詔就贖逾年亦至尚書任刑部者十年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親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峨眉山伏虎耆留一宿云憮然巖嶺自相親老衲無多涸壑塵早向鐘湯來避浴遺從大海去翻身功名愧偶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離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

宣城苑楚賦驚驛易餐前數日夢之天上觀競渡俄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殿此以待公驚語其子賦一絕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應隨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實抵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用臨終亦口吟絕句云黑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古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詩有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蕪思編修抱病時里有扶轡者自稱峨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齋回山未幾蕪思臨終案筆題詩云岩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峨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葉初卷司寇晚年貽背行步緩欬欬側時人謂如乃字形張京江相公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康熙戊午魏敏果公探總督首疏申明定議一事言國家根本在百姓安危存亡當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語其懇直疏入上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隴其復其官勸貪吏知州留廷命置諸法其選論舉孝廉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皆嚴擢用十人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舉振經賈惟謙高珩宋文運張沐陸繼其

計改亭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家其年居西舍予束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駭絕聽之文字噴着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宜然至相契

明史陳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尚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達其後竟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鄂東長先生督學江左試上元有童子史性年四十餘其祖實書可法名心異之謂鄉氓少聞見名偶同耳召詢之則聞部孫也善書師赴揚寄學白下女孀妻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鄂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及試閱其文疵類百出鄂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已岸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鄂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白下友人言之甚詳按切茶坡先生集有送史高菴梅花嶺展葉詩感菴遺孀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府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孀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爲菴當卽直耶

白仲諱爲王東果先生如勉門人官於京師聞東果訃音既爲位以哭復於慈仁禪舍要經受唁一時

解之

王太倉入山養病殘家人勿道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入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聳然曰彼言是也性喜菊多蓄名種杜鵑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公云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賞六月科既地手捉菊蟲麟叟不知意花

丁也呼之不應乃戲獸之公曰史亦愛菊耶亦贈與之有古語直不負一日李榕村先生索觀命奴捧之
歷階而上失足顛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舉以稽文庫推量

李高陽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戌戌由學士大拜蔣孝慈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
十四孝慈年四十一後此惟蔣何軒相國五十歲大拜

王阮亭嘗言李高陽之於曹頌亦定之於汪季用馮臨胸之於陳舍人猷明玉魏柏鄉之於董秀
才文友以重服膺贊歎不啻若自其口曰諸友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而是之謂知己

勵靜海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公論德高江村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賜第西華門江村先以詹事
主簿賜第後將青桐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湯文正公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茨公惡蓮更因以例詰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茨
或不葺歲熟一粟部卽爲水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持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僑利迫于遠遊欲抵
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割婦之籍奴於杖下常州守祖進
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髻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入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
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示孫
夏峰先生自言爲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甯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
等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桐城張文端公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設
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稍稍聞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
刻卽作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雷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程應應過飯已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飯酣當食飯飽視斗室如千岩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飢飢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吾時急於求退以致形跡交困者則差勝也

文端于康熙十年卽世於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賢良祠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公本行門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藥齋先生皆假回里舉行祀事 上命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遣良騎沿途文武官護衛迎送賜書幣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艘載送其家又賜 上川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團古玩雜佩之屬無算先期一日 陛辭 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贖酒設果餌至萬酌金銀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酬懷如在忠誠垂奕葉箕裘

甯波史殿撰及趙爾治乙未停職後乞歸終養不復出山平生不肉食施愚山贈詩云苦陳烏鳥情歸就綵衣樂肉食餘則粗糲止菘蕪其清節可想殿撰父有善人名與老衲名大成者善後婦臨孕見大成持鉢入室遂生殿撰至寺跡之大成化矣遂以名之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語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氣生贖於官山自爲之誌撰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觸啄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茶餘客話卷九

二子本

山陽阮葵生著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亦標三魚堂以此美溥士先生官少司農以憂歸抵里之日舟中盛筵沽酒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稼書卒于壬申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三

高念東少宰愛嚴灝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過宴飲賦詩必穉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搆執筆者幾胸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復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陳其年作儷體文不加點信筆直書嘗言胸中尙有四六文數千篇恨手寫不給耳毛西河亦自言每五十刻可作詩一千句文則可一萬字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廿六日 文皇后上賓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大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舉閩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最老卽踏地吏科給事高菴村層雲抗章彈奏大瀆貴冑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所以重 君命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康熙己未施愚山家寄雲樓下老梅忽著花四枝兩枝指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宅中是年愚山以少參改侍讀同薦者高阮懷卽南隣孫編修卓亦編修薦驛則城內也

潘次耕幼時與人賭記以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俟齋歿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託次耕

恤之終其身

左羽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備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谷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猫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爲聞學時舉李因爲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嗣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洪邱嘗發憤歎息謂明三百年學問文章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壞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盡廢注疏其失也爾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魏莊渠言廣東陳元誠初不識字一旦感激自取四子書終日拜之久而忽能識字見震川集此事古人亦常有之

明人苦書富者楊升菴二百餘種豫章朱鸞儀中尉百十二種王弼州著四部稿皆可謂富矣然不過詞人學人發抒曼衍之言居多耳惟顧亭林先生木根柢之學爲經世之書著述之夥有不可及者五經同異三冊無卷次此書與氏書目所無蓋未成書也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已刊九經誤字一卷已刊石經攷一卷已刊金石

文字記六卷已刊音學五書三十九卷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韻三卷按二百餘韻手書大字韻之二子叶韻叶葉分韻小字韻工于法上與韻清江浦王氏家後字安溪和而通雅以五百金購去李加齊學士安溪曾孫也爲余書之 吳才老韻補正一卷已刊行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此書未成按今傳寫本三十四册未盡卷次乃徐健庵家抄本歷代宅京記二十卷一作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一作昌平山水記六卷已刊十九陵志六卷萬歲山攷一卷廣域志一百卷東

備
位讀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八卷種康古今記十卷遼平二州史事六卷彙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
文格論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官田始末攷一卷京東攷古錄一卷山東攷古錄一卷
卷二體言 蕙宗諒闇記一卷三朝紀事閩文二十卷諸軼事一卷已刊 日知錄三十二卷已刊 補遺四
卷亭林詩集五卷已刊 文集六卷已刊 先生初名絳賞許紹芳之孫諸生同應之仲子出嗣從叔同吉爲
諸生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鄉里有歸奇顯怪之目年七十卒無子

王深甯著書六百八十九卷深甯歿後刊布者玉海困學紀聞詩攷詩地理攷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
通釋共十五種其深甯集一百卷玉堂類稿十三卷掖垣類纂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答問
四卷家訓七十卷集解踐昨篇注急就篇補注小學紺珠十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
四十卷姓氏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天文篇六卷小學諷誦四卷

國初名士如林己未之徵網羅殆盡然專論著書多則無過毛鹿山者矣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
卷易小帖五卷易書四本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國風古篇一卷毛詩寫官計四卷

詩札二卷詩傳詩說駁議五卷論語稽求篇七卷春秋錯傳二十卷大小宗通釋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
學詩文四卷辨定祭禮通俗讀四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奏疏一卷館議二卷摺子一卷史館劄子一卷詩

詞一卷館頌一卷館課擬文一卷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憲錄七卷蠻司合志十五卷司寶
問答一卷聖孝詞一卷皇旨定齋錄八卷崑山樂錄四卷後觀石錄一卷越語背案錄一卷蕭山縣志刊

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詩話十卷詞話五卷韻學要指十一卷天問補注一卷制科記一卷制科題名
記一卷記事一卷集課記一卷韻試賦一卷應制賦一卷詞設小賦一卷雜賦三卷擬騷池珠廣博詞一

卷新樂府一卷二韵七言絕句十一卷五七言律詩十六卷排律六卷七言排律一卷七言古詩十五卷

五言格詩五卷雜體詩一卷填詞六卷碑記十卷書四卷牘一卷箋一卷誄一卷序三十卷跋引題詞弁首錄起二卷書後一卷蕭山三先生傳一卷越川先賢傳二卷五忠傳一卷循吏孝子節婦傳一卷雜傳一卷二撫傳一卷列朝備傳四卷墓表四卷墓碑銘二卷墓誌銘十二卷神道碑一卷塔誌銘一卷事狀三卷年譜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雜說十卷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厲季野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行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授而籍之錢嘗問徵逐友朋夕則管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操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而其間受託請移篆鉞乘機損益點竄諸史官之傳紀畧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史官數十人之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榮榮一老繫國史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雖宵人而其才亦曷可少哉

李穆堂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尙可爲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晉賢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郵議諛之非則分宜之寬可申穆堂聞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復申前說余聞之李鼎臣先生云

穆堂先生任光祿卿履任之日查閱史館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康熙辛亥高江村士奇 御試第一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一日賦紀恩詩有空對西風歇二毛之句江村是年三十二歲也 上覽之似有憫憐之意賜御書秋興賦了已冬權內閣中書庚申夏

翰林院侍講葉訥卷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形癯喜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綉邀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
侍臣盛禮銀鈿體宮女爭吟驛月詩自是 九重稱特選從來不藉誰無知

田山薑以未入翰林爲憾弟需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于我獨無分云云先是裁推官改知縣山
薑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適同年翰林某侮辱嘗歎云北門紳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贊稱供奉笑被
紛紛孔臭標勝氣于肩稜亦且載載謂言誇清班于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骨瘦搖落于今已六年及
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題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頰子八父吟手也徒然不敢詞賦陪離聲
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儂云坑焚淫瀾笑劉氏功憑馬上臣據史
武夫兩行隊中間迂腐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生在漢初頗有文苑新語外春秋後語南中行記感春賦
盛引典語文心雕龍或其目實爲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汪退谷註近光集荷中郎不知爲言書荷羨而誤作荷或陳其年集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註家不知
爲魏志孫資劉放而誤作孫仲謀劉元德

平湖吳士驛稚農少年儻蕩不群遊白門與某妓贖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華風貌隨侍箕帚但恨君
讀書甚少耳願以異日稚農恥之歸浙後假東湖僧舍讀書一夕小沙彌至見案上有昭明文選一冊曰
秀才年逾弱冠何以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恥之遂發憤讀書研究經史

葉忠節公映繡有雙子也七歲時夢有老人贈以詩云君是王魁身後身桂英翻作石榴裙一枝羞寄西
江上雙美始來南浦渡致主有懷同賈誼請纓無路等終軍知君不久登瀛矣莫負香羅帕上人醒以語
其師因改名映榴後官西江殉節武昌聞公少時有婢名香姐素愛之爲他妾所譴自縊及殉節前一夕
夢婢來云反逆龍反矣駭府以告夫人明日難作

康熙癸未年五月 上特賜少宗伯孫公岳頌水晶眼鏡處山蔣文肅公時方爲惡吉士侍直內廷奏臣
母曾年老眼昏乞恩 上亦賜之當時以爲殊榮蓋其製法尙未傳世也處山官庶常卽賜第四華門宦

池之西 御題匾曰提翠堂雍正庚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

恪公賜舉人 丁未冬賜大臣福字 上以公母曾太夫人服未闋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爲異數

壬子年六十四夏病賜人參十觔又二觔七月十五日卒 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女定于庚戌冬

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家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歸素服異居繼

遭公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論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縗繼以趨

喪之交遂持三年服焉

安溪相國先生字晉卿官編修時省親歸值秋逆據福州鄭經踞泉漳乃密草平園機宜裏蠟爲丸謀結

季父日焜僭夏澤伴爲江湖術者給出杉園夏澤疾走京師投關學富鴻基入奏 聖祖手削蠟出就

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家僞稱故明童裏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

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埏率百餘人扼于要隘卒不得逞傳檄諸鄉其質糧應時潰散十

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擊常海將軍刺達白漳州人安溪

漁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水春並時而至賊敗走事聞 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向狀肅施琅可任專

征 聖祖從其言遂平臺灣

方璽果苞初爲逆賊戴名世之黨隸族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年 聖祖知其有學召試撰湖南河岳歸化

碑文稱 旨命爲勳養濟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待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

姓期服之親皆從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應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

下感免死隸于津軍縣事作 兩朝聖恩記以志格外殊恩

高安朱文端公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韻雙顧擢城大口長月步園二尺廿三歲入學廿九中鄉試主司朱大鼎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九公今復見子朱爲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儉丙辰賜第于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于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尙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歸于一切經費實然有餘倘日後有冒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浮冒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別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于康熙四年卒于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才端恪近思字曰齋幼依靈隱寺僧同居僧蒲輝既與披剃復延師課以事業游岸後卽令還俗無所歸徘徊于西裕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于位聞卒之前一日出端門望月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又云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桃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浙役實無一人也桃訝之次日報公薨矣

張涇南司寇白晝能視鬼物在都門時嘗每口滿暮則街衢人鬼悉半大約鬼多短小見貴官至輒退縮避避午前則不敢出胡太虛傳帶亦然嘗言客正暮騰動飲忽停箸急趨入內少頃踉蹌出手持門闌大聲呼送至門外始返客驚問不言至夜或家人勿眠及日報隣家一婦人縊死

門部某郎中無子適妾生女名阿尼育嬰室血胎易之許言得子外間皆不知陳其年往赴彌月宴賀以桂枝香詞中云泛酒未既開湯重試若非穆氏攜來定是宣尼送至又云懸弧宅第充闔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間行器郎中疑其年知其事而相諷凡禮部有所差謫必厚抑之此與東坡送章惇謫南

海詩同此情事乃知文字之障有非檢點所能及者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
歌曲聲書卷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博學秣河南幼善騎射白入環衛谷便習發無不中區輝蓋垣駒
弓牙露環列肩帳以意製器多巧僦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小像敝其衣裝坐客或
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京師大炕燒石炭往往煎入中每多至死者陸近陳殿撰定先冬日借其妾寢至夜皆中煤煤室內別無
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窗外爬沙跳牆紙盡碎急請土
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頭死急救乃甦北人秋後卽喜臥炕馮大木舍人于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
異矣

江陰是鏡龍謠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甯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
健餘先生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羅請謁結布衣交鏡送副醫院招生徒與當事守令往還冠蓋絡繹
常州守黃靜山水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託公事不復往鏡因于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
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擊廷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規其
不往不而令廣文適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
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距市數里有小路踰溝
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
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毒妖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鏡所從來爭傳是先生
跳溝聲名大損

天台侯元經處繙才士也于經史不甚博詞賦特敏瞻屢擢屋年五十官縣承解餉至戶部庫之吏有所需不卽予文書俟未僚而贊大窘時梁獼林先生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戶部後宦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宦官祭文諸司尙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直成四言韵文此何足道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嘖嘖稱許指嘔不已彼庫者已相文書俟俟而面付之明日吏裝行矣 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夷門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啓戶則已溷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辛未 駕南巡幸寄賜詞臣氏丁姬迎 駕孝然年九十定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六芝田年七十六瑞年六十一萃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御製詩有近族九人年六百者英高會贈香山之句傳爲嘉話

趙秋谷以丁卯國喪赴洪方思竟輟 被黃給事劾幼落職時徐時力編修亦與譏對薄時賂聚和班優人諱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說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準迴絕僂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脫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裡遊科擲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時力願修碧有周王廟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家衆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備贈諸名下至秋谷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稿壁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劫乾隆己未秋谷遊淮上與邱天峯編修敘先後同年以此事問之曰非也時方與同館爲馬弔之戲適家人持黃刺至秋谷云土物拜登大稿壁謝家人不悟遂書柬以覆秋谷被劫後始知家人之說也

康牧仲嘗言文康公被遊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于上

荷人不爲惡卽飲酒食肉何足于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屬清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交康之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例以記名翰林引見時貴陽王編修世任名居首一夕夢其祖若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任夢中讀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錢可冀姑爲爾謀之驚寤見案上燈籠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者大惡之三日後忽致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原遂補察時田大年四月王旋京大改鹿邑令意復泱泱及秋察以科場監試伏法都市而王得無恙

辛未各省薦舉經學深粹之士先後將至京諭旨謂經學非詞章可比不得以一日文字定短長其綜核生平著述擇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鑾錫瑱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真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士凡七人宣城梅大銜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播恐非眞才遂不被恩命然胡爲詞章之雄蔡不過時文著名而已

辛酉秋有楚人某赴察院呈稱十月某日夜地震御史大夫奏請究治上命姑擊之以觀驗會屆期都人竟夕不眠予隨張蕪華施竹虛黃玉璽諸君宿賈家衝衢闕帝廟以方桌四列于庭圍以篋飾射窗于內跌坐劇飲達旦無事翌日御史大夫請究治某生罪上命押回本籍地方收管毋令出境

庚申靖江朱生館選邑召凡仙涇之故進士仕武岡州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碧騎龍七澤烟桐鄉遺愛在碑版待君鐫詩讀致佳余聞之楊編修修函云

楊榜同馬□朱碧園毛靜山吳雲堂皆癸卯選拔在都城冬杪爲扶輿之戲忽有降乩者自稱葉沃若

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力壯健未聞病退安得至此且言今年秋某日不至言諸君疑信不置沙君
冒君激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甯國學署西園古柳下商某事否蓋桃園等在學署閱交際事他人所不
及知者于是驚信爲真閱數日製文設韻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交話君避席問何
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纔下車爲諸君致物因探探出札諸君乃相視大笑其言所以

願復初先生以春秋受知授官司業年過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 翠華南幸迎 鑾獻所著詩書兩義

蒙 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成進士在康熙末年性儒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
卽歸田生平以醇經著書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于五經皆有所發明學教推陰書從遊者
甚衆夏目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不掛置帷後手一卷不輟卒未以經學授官者惟先
生一人無愧色耳

相國傅公治園亭落成 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爲春和景則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
對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和氣中立夫遂于郡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
鑿幣所幸幸志切閭閻谷龍之中意存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陳望之在京師出觀迦陵填詞卷子盡五刻落題詠其夥當時名流巨手無不備就中吳慶伯題跋尤
多洪昉思題北曲一套風流韻轉彭門調浣紗云一曲烏絲總代工我驚聲怪見鷓鴣紅么小撥
玉玲瓏幾度牽紫衝薄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豔園中卷尾漫士先生題絕句云少年曾檢花間
集最愛迦陵絕妙詞今日丹青初畫面詩香真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是蘇黃一輩賢却說風
殘月誤頭銜甘著柳屯田百年名似風流盡出疏臺古丈大爾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瞥世間無卷中
詩伯首漁洋請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虛不將餘滯親雲郎戴笠已成並軼倫斷續隨手逐風塵

自注云謝香祖于願寺買得佛手 中郎交抱無兒恨世守芸香大有人雲郎者冒巢民家僮葉某徐氏
空嗣今香祖謝世不知流落誰手 子儂巧善歌與迦陵狎爲雲雲郎小照循索題句王臨上陳椒蜂尤悔菴詩皆工絕一日雲郎合香迦陵
賦賀新郎詞云小酌醱醱醱今朝似光曾影燈前滉漾隨着屏風暗笑語報道又聽初土又管押檀奴
偷相撲朝雄雄渾不辨但隨風私取春弓最送爾去揭簾帳六年孤館空偎傍最難忘紅秋時淚花輕
了爾一生在燭事宛轉婦隨夫倡努力做藥姑模樣只我羅衾渾似戲擁琵琶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
惆悵又惆悵詞云命不如人豔白傷只緣家難帶他鄉旅愁若少雲郎願海角寒更倍詩長三吏出門烏
夜飛五吏這家星宿稱水晶棧角幾時暖獨坐待君歸不歸城南定懸前朝寺寺對寒漸起暮鐘記得與
君新月底水紋衫子補秋蟲相憐相惜作爾許情態可見少年風致稱大鴻作惆悵詞序云徐生葉雲
者蕭鄂州尙幼之年李侍郎未冠之歲技擅平陽家隨淮海託身事主得遇如卓大夫極意憐才遂逐穎
川公子分桃剖袖于今四年雖相感微詞不及于亂若乃察前魚而不沉敵軒車而彌愛可謂寵極綠綺
情逾絳帳者矣維時秋水欲波元輝將咽公子乃罷祖帳而言旋下匡牀而引別江風千里詎有見期厥
有惆悵之篇曲盡難憂之致俊匪無情豈能勝此傷心觸目曾無解恨之方拊節和歌翻作助愁之句一
時和者徧江南北迄今有分桃之癖者率藉口檢討以解嘲冒子甚原嘗語余云雲郎後隨檢討始終寵
不衰晚歸商邱家充執鞭之役昂藏高軀黃須如顰儼離并健兒或編他酒爾客話水繪園往事輒掩耳
淚汎瀾如瀉菘水也

張南華詹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于鈞語具有機與到成觸脫口而出安帖停當嘗試 保和殿未亭
午衆方抵筵著想聞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涇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涇南攜一漢製玉羊南
華曰誅此可乎卽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湧然響震衆驚顧乃四香華一大冰繩斷冰墮地碎且迸前

華曰詠此可乎卽復吟四十字衆驚歎叫絕溍南作詩序記其事一日午門送 駕館閣諸公各喝一韻
應聲就頌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祝壇家叔父諫村先生同以講官侍班子齋宮鋪棕
處候駕因指棕字爲韻南華衝口吟數十韻至鳳邸凝雲物覓情宛虹山回扶棟宇日月倚簾櫺天門
常依北招搖漸指東九警絕如河懸灑颺不能自休六曹九卿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聽聽詭爲異人會
駕將至始悚惕輟吟噫伎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百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馮益都擢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一人唱頌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
許停晷亦絕伎也同時如定山司寇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大可嘗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
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此非妄語確有此情事宋仇萬頃未達
時翠牌寶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真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曠山自言一日
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兩美合矣

近日解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江南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之中致身卿貳歸田後
存問錫賚恩禮日隆蓋千百齡而精神尚清健不衰近代文人之福鮮有及者夢以草杜之胷具班馬之
才十八入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衝命乘傳載誅皇華三十一而終其福在在可觀
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蘇州府內東南有茅渚寺勸私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應元龍移一枝入
塔前白號紅豆主人給紅豆新題一題而和者百數十人又虞山紅豆爲數更著書之歲今年顧古秋宗
人給紅豆山莊同人題詠甚衆東亭湖七言一篇尤爲擅場一時傳抄果耶見而賞之鐫玉章一方
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金壇于中甫與弟潤甫先後以黨人罷歸中甫營園曰梵川潤甫曰雲林皆極水木池臺之勝

馬總戎全山西人初中壬申武進士廷試一甲第三官福建遊擊與同官副將某相狎口語失禮奪李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交和捕同隨濠水中從者解紛至督轅復大譁事聞制軍交劾之各罷官去時全年未三十浙京師相國傅公一見奇之曰是闔閭之才也京師教習已卯貫順天籍應鄉試得中式會試復售及廷試上召問其久試技勇冠多士遂賜第一人及第前後兩登鼎甲亦佳話古所未聞不二年授江西總兵今提督江南全省軍門

青陽江孝廉周開辛巳遷河南汜水令後引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調潯邑意不無快快此五月間事及秋中州大水濱河諸縣黃沁交灌盡付波臣而所謂水令盡室被淹江聞之而喜可知也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俗訛爲銀子山明季幾羅礦稅之禍今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間有吳越游手不逞之徒勾串胥吏呈請開礦且以重利啖主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鵬水撫軍德而後聞其說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實以定行止子弟紫坪令德清廢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于太守曰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無勤而明奸人行險徼倖庸知不預爲造作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免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于民間數事太守布勒亭深然之會布倉猝罷官弟亦挂議去事仍未結經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徵實紫坪尚滯會城聞之謁上率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臺爲養花之地畦圃相望竹籬板屋鱗鱗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園翁貪利花未放即剪擔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麻希憲之萬柳堂趙夢謀之匏瓜亭栗院史之玩芳亭張魯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渺然莫可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尙有在廳五架清池一曲游漾

朱麟京朝官年年修禊於此花園皆有窖冬月春在全放接發辛禱臘馬藤花即今之棠花也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臥佛寺法羅樹茂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矣前賢詩文集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話載白門聖伯子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鮑宗伯山陽陳黃門陸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國初亦名流殷尚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若飲槐陰對奕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禹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尚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並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爲園址

華亭張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墨石爲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太極畫法爲之樹國朝瀨曲洞遠峯巧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構遺墟親黎之預園王奉常之築郊鏡觀曳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有名連既死子然繼之在國初時遊京師如瀛海玉泉楊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南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氏里今暢春苑即兩園舊址王宛平相國怡園亦然所作吳梅村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報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咏假山者其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于府城內武帝嫌其侈而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賁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村傳中述連語云晉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看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晉梁構未幾而他人斲去晉復爲位置者亦多矣晉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謂南垣父子也

瓮山去阜城門二十餘里一申野錄云山未嘗名瓮也嘉靖間山中一老父語人曰山竈魁大而回秀瓮之屬也擊之得石瓮一華蟲雕龍不可細識中有藏物數十老父攜去留瓮於山陽且誌之云石瓮徒賈

帝里齊晴初我忽失嗣是物力漸耗說者謂有明之世宏治時世臣富正德時內臣富嘉靖時商賈富隆萬時游俠富流寓富土著貴矣

京師鼓樓定夜每晚擊鼓一百八聲高淡人詩云擊鼓聽盡一百八萬戶千門惟月華

明泰昌時徵吉水鄒南臬元無三原馮少墟從善入爲掌憲公餘會講于城隍廟後建書院宣武門內御史周宗建堂之講堂三楹供先聖陳經史典律以天啓二年十一月間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等詆爲僞學疏曰案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淺不深之批談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置于門外毀先聖木主焚棄對律院行且拆矣崇禎初文煥伏法院得以存其後禮部尙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借院修時憲書曰歷局

皇史宬卽小南城景泰銅英宗虛內初有樹石景泰俱令移栽大隆福寺復辟後令內官修葺壯麗迴植花木每春令內臣遊賞大順初大工成時工部尙書趙榮以楷書生起家侍郎則劇祥隆祥一木匠一石匠也

禮部堂舊有夙夜匪懈額工部節慎庫舊有每日事額皆嚴分宜所書今已撤去顯眼胡同水月禪林額爲王覺斯書城南崇效寺唐之靈花寺至今多遺樹內靜觀二字額亦王覺斯書又□□□三字爲田中臺書戶部街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剎舊有雙楹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櫻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舊有無盡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隱齋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隱額能詩與王穉村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存智朴老僧背松紅杏卷子內多國初人題詠如漁洋竹垞六禪初白象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

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嘉靖年建中有龕羅齋裏供吳天上帝像旁立十神將云有一像乃分宜也
白塔山卽永安寺木瓊華島舊址

大興隆寺在西長安街元至元中建有一塔一七級一九級寺僧海靈可菴葬于下正統年修嘉靖十五年改講武堂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賜額大隆善護國寺爲脫脫丞相之故宅今佛座下有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嘉靖二十二年建祠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成門內

拈花寺德勝門外西北雍正十一年賜額拈花御製碑文果親王背勒石

萬壽寺 缺

昌運宮 缺

伍

山陽阮葵生著

亭林先生論學書云百餘年來學者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聞也質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爲學則曰好古敦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大祿永終嗚呼聖人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初子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幹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其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囁語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謹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道高于孔子門弟子賢于子貢孰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所問與孟子所答常在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在干鵬一介之不觀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于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曰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敝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又

答友人論學書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教之學竊以爲學入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持筆其於世儒靈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揚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卑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辨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昨於道者誰乎

計甫草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囊括萬有貫通三極上下古今無不燭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斷其四肢曰我能存心不亦怪乎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闢性道猶之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絙兮綯兮而欲攝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也

黃氏曰抄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將也漢洛晉道學後來者借以蔽障則其害深矣

亭林曰清談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感莊老今之清談談孔孟夫得其精先道其粗未究其本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世之務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安得不亂

陸稼書先生上雁州先生書略云詆毀儒先學者大病辨別是非亦學者急務竊謂孔孟之道至朱子而

明其行事見於年譜行狀言語見於文集語類教學之方見於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自陽明目爲影響支離倡立異說以僞亂眞天下靡然響應學術壞而風氣隨之比之清談禍晉非刻也今人觀其功業嘗問前世紀較卽功業不無遺諸且陽明之功孰與晉故仲大合一匡五尺羞稱况陽明乎故學者必得朱子闢陽明然後是非明學術一人心正風俗淳陽明之學不熄朱子之道不尊若以誣毀爲嫌陽明比朱子于洪水猛獸則黜陽明正黜夫誣毀先儒者也陽明之後如梁溪戴山名爲抹其失實不脫其範圍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芻蕘之見如此睢州答許畧云今天下相尚以僞久矣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著書鏤板譁彈陸王曰吾以起時也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日不見姚江之書連篇連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搜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夫舍學術而毀功業舍功業而許陰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曾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試毀而造作無據之私以快竿舌其心術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闢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極言之亦衛道之心某竊謂不然孟子得孔子心傳以知言發氣性善體心之學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闢楊墨若學術不足賴孔子徒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殺人也其誰信之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則當日開楊墨亦不乏人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其不足輕重可知也今不爲孟子之知言養氣而與追放豚者流相頡頏亦不自重矣陽明誣朱子洪水禽獸陽明之天罪過也下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不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愚謂欲明程朱之道者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喜怒哀樂必中節視聽言動必合于弟友必盡分久之人心自平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悟然從之若曰能罵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將俎豆洙泗之堂非某之敢信也按當湖之論頗近石門未始非衛道之意而不能大言無我反覺偏執近於尙

氣者睢州平情論事或以躬行心得實至名歸以不辨辨之可謂有儒者氣象矣嘗謂古今仁聖賢人不朽于天地間者惟德行功業氣節文章四者而已若象山之志在復讐談兵閱武其守荆門立社倉筑城弛理財折獄民望若神明皆實在經濟至陽明定叛藩折逆奄用兵如神愛民如子視功名升沉爾夷如浮雲之過太虛而文章亦堪不朽乃皆以道學少之吾不知四者之外更有何道學也耳食之徒指之爲禪極力詆謗知有私鬱試平心而論天下果有如是之禪乎哉

睢州謂沉溺利欲之徒毀棄坊廡節行虧喪亦皆著書鏤板譏彈陸王以爲趨時之學此皆實有所指更不一其人也節如孫退谷辨晚年定論蒼藤陰荆記等書皆病詆陸王退谷以明之謙臣當國賊破國時家擁重資浮沉俗活入 木朝逸恩錄用不知感恩安分忽談理學藉舉朱子恣朱子不願有此法嗣也嗚呼奔婦而議貞女之妍媸亦可不必要矣

御批曾南豐顏魯公祠堂記云自漢洛陽閻昌明道學後人知修身之有方治國平天下之有具如晝夜有求而與之以燭其功在萬世乃學者不踐其實徒附其名不力躬躬行但勝其口說不同人於出門轉起戈於席上一字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吾師之說不如是曰此禪學也其極至於無父無君雖以陸九淵之高明王守仁之再尊而輩爲鬪訟如攻寇賊焉夷攻者之行則與流俗無異也簞食豆羹見於色晷間死生大節平若顏真卿之學其所最效者羽士也其所略涉淺淺浮圖也不能爲慎獨格物之辨不能爲敬義夾持知行並進之說而自壯至老死其忠貞義勇貫金石而動鬼神赫赫如是是不謂之聖人之徒而可乎學者當何所從違而用人者當何所取舍也夫學之必待謙也欲問入聖之途使中材之士皆有所遵循以淑其身而爲天下國家用也今舉上智之士有一不似聖人聲效者卽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材以下皆可以口說得爲聖賢問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其

晦蒙不塞更甚也豈程朱講學之初心哉大哉 王言振聾聵讀之令人開悟傷志發憤起舞所謂忠
孝之心油然而生也因思宋末如汪立言文天祥張士傑陸秀夫雖精得皆不著語錄不涉先儒而大節
可觀不愧孔孟他若吳澄熊禾扶輿許衡劉宗素奉簡錄集註高談性命身仕兩朝雖學問文章不無
可傳而根本一差萬事五裂九原之下對魯公等不知若何慚汗而講學庸儒多有怨詞其矣私心之錮
蔽黨同之難化也又嘗讀 御製覽性理書詩云聖道豈殊塗知行要並勗何事立門庭操戈判朱陸噫
空言無補實行維難三復 聖謨當皇然愧怍然悟矣

魏了翁澧州學記云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戶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門則一井二牧三
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職五候九伯也
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政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節五射六藝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于
奇品異物不操于淫詞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
之道雖以別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

朱子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陞清要朕侍郎林
栗極論之謂其爲程張緒餘爲存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侂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旆康
年首斥爲僞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有御史胡紘人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
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譏文公十罪汪義端徐燾又特請斬以絕僞學
京錢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山中聚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論人之言至此極矣較之近
人之毀陸王者更甚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學賢何而必欲痛詆
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擊邪人非詆擊賢也友人口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

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晉亦不辭爲叔孫矧此么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究與文公無毫末損今之野陸王者亦此類耳

朱子白謂也杜撰說得終不省事如今方見得分明只是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又云論語集註爲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其間多未得其真觀詩讀古人疑而好學悔過不吝如此後人竊其少年中年之一說橫抹遺議亦不善體先儒之公矣陸子朱子之良友也聽鹿洞講義極爲傾服讚歎與楊道夫書猶云曾見子靜義利之說不又語包道顯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惟某與子靜而已後來無極太極之辨止可各行其是非後儒所能知然則朱子之尊象山也亦至矣今人操戈相向果何爲者是猶作客叩門主人方倒屣讓迎而狂犬猶狂吠豈不口較之吠燒之天更不智矣

朱子晚年書門符云佩草遵老訓晦木誼師傳上句謂草齋先生下句謂劉屏山也朱子年十四歸屏山字之曰元晦厥詞曰木晦於根春乃萌榮人晦於身神曰明脾故曰師傳按家譜載所謂考亭者其隣人某旣葬其考作亭于山畔以望其墓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名之復爲之書後人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借稱之云云又查初白云唐末時侍御史萬子稷自洛陽寓居建陽紫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子父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朱子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屬朱子而侍御之名漸矣人過小橋顧指點全家都在豳閭黃侍御詩也

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諱曰文曾結草堂于建陽廬峰之靈谷廬以傳書文號靈谷老人既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涪洲病叟晚因筮過遜之同人更名遜翁小名沈郎小子李廷

朱子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皇帝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而趙袖中秘其事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楊華而登極赦至人服其節量此事甚奇非中庸之節也沈祖詩祝朱子朱子得朝

報不語散行庭中云我這頭且暫戴在這裡移時又曰自古聖人不曾被人殺死蓋其自信如此是聖賢本領

吳康齋奉召入都時每對人輒以兩手作團子行步亦然曰今太極常在眼前有浮薄者以虛腹投其中莊定山詩有枝頭鳥點天機語擲上梅球太極行及太極兩克大先生帽子高之句一時傳笑洪文簡講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時方遇倭亂當事問何以禦之正色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同前所謂病風痺不知痛癢之人矣儒者空言無實大率類此

李見羅材素以理學自其任中丞得罪也刑部獄數年乃編戍園中時太夫人已捐館舍李在獄未得覩舍卽也出獄後人以爲先抵里追服母喪乃清途留滯與緝紳當道往還應接不暇至闕後則呵殿儀從較閩撫有加焉且盛飾公署選文武員弁爲巡捕官一如現官體制每日放衙二次通接賓客收放文書以爲常似此舉動乃府陋鄙夫所爲不知平日所講何學居然欺世盜名哆口而談程朱後山右喬御史垂鞭起家進士巡方三省其風采不可知而言動坐臥皆有常儀居家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開門並搜索內室喧嘩而出口無餘然後家黃童以次謁跪或訴爭鬪或呈計簿爲判決答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終歲不倦當時傳以爲笑亦見羅之亞也

君子之道白子臣弟友孝弟忠信始雖孔子猶自謂未能學者躬行心得各有得力之處聖人必不强之使出于一聖人之教在交行忠信詩書執禮親炙者猶未能躐等曾子則曰忠恕顏子則曰博約孟子則曰仁義而已孝弟而已以及濂溪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橫渠之禮象山之發明本心紫陽之窮理致知陽明之致良知皆艱難辛苦已試之效過來人道箇中語親切而有味孔子復生必不分彼此厚薄特之涇渭漆洳同入于河澗湖沅澧同入于江而江河又同入于海今必指江入者爲海而河入者非

海有是理乎指江河爲旁流而反引斷溝絕港路涿杯水爲滄溟堅持門戶之見驚同伐異卒不可破豈非世道人心之患哉

安溪先生不直朱陸同異之說嘗謂二程十五六歲學聖人故爲吾道中興之宗象山之學與建陽稱同異然其論義實志之章朱子左次焉遊其門者且異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師矣以知本爲格物象山之說也與程朱之說正相助則大學之教明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學記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子夏言博學矣必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孟言博學詳說矣將以反說約也夫如是則其爲聖門之學何疑而有若近者同異之紛紛乎本朝理學以潛菴榕村二人爲正宗蓋其學博功深蘊乎其故立言公正平恕一毫不偏其他鄙陋寡學株守三家村鬼國冊前執手相罵或穿鑿度其私心小智以驚愚孩亦接踵不絕也更有沉溺功名利慾揣摩風氣藉口程朱以復字實而盜虛名如世所傳何明者皆平日自負尊程朱罵陽明之人也哀哉此豈足與於儒林理學之數乎

假道學必好色而不辨美惡假名士必貪財而不分義利歷驗往往不爽

元郝文忠公與友人論文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非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杆軸求人之絲索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鉞制天關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諸葛公讀書略觀大意卽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義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蓋不敢穿鑿附會陸象山詩留心傳註翻棗塞留心傳註是會用苦功翻棗塞是謂留心之後覺筆言混亂也翻上標於書義未解

慮且放過其不妄加註釋可知是皆因漢晉諸儒注疏訓故瑣瑣說爲無益之長言如昔人所護釋曰若稽古四字至一萬餘言自不得遂之以汜濫無歸後世淺學之士講道之儒往往藉口古人空疎庸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自便其私圖而厚誣古賢不亦悖乎

伯祖樹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甚未足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實證慎勿爲懸河口所誘因言西河與閩白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時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頃見西河集中一箋云用經中字雖稍誤不害自漢以前凡周秦間引經有與經不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機械引彼就我有不能不更置者而宋人必斷斷于一字一畫之間豈有文章哉愚是何言也西河直自作供狀矣古人謂稱引書詞之內不可減減則鑿鑿則失本意詞之外不可增增則贅贅則壞本意西河著書立說殆不免二者之弊鮑翁妾馬氏改爲司馬氏附於子長長卿之後亦好造作之一端也

毛西河謂古之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人並無射臣夫婦朋友此在尙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子註中庸誤認五達道爲五倫此與閩潛邱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爲道家語僞古文竄入同一讎議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嘗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甯人李子天生其內行稍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顧亭林答之曰君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斯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陸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珪好學不

倦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嗜師道益善人多豈獨學業哉兩先生可謂不泯今人矣

昔曾祖齋朝節與兄朝符未第時其父爲延一舉業師又延一講學師專講學問後兄弟俱得雋植齋中樞花官至大宗伯爲世名儒世之數子弟者不過務爲舉業時賦厚館穀嚴課程而已未有於舉業外另延講學者植齋父爲衡州書史非素知學問者而舉動如是其謙誠不可及華亭唐仲言五歲而誓後聞父兄讀書數不忘父兄因以謙授文義卽能解悟遂盡取古人書誦之使聽而仲言胸中富五車矣久之能詩文著編詩如度等集數十卷爲一代名流是皆父兄成就之也

袁文清公稱爲湘江世族受業王深寧之門嘗云予少時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所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悔而無立爲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功聞人之長將疾趨而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

馮開之謂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盤盪之百遍攻亭之半日淵明不求甚解東坡每事一過度對開卷一尺玉筍重覽莫深其各得輪扁之甘苦者乎

圖百詩徵君嘗語石繁風先生云古人自解有五恨三恨者予獨有一恨皇覽家書記漢明帝朝諸儒論五經誤失有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呂久貴不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殺昭襄王不韋家視未燒詩書予聞此舉未行故秦漢後不復見孔子六經原父子之恨一也又大程子爲次子邵公撰墓誌稱其等于生知五歲而歿予謂程子聖賢中人非聖賢者天若假之年可復見生安聖人卒不獲見予之二恨也繁風曰莊子言以詩禮發冢豈有激之詞子儻欲發人乎百詩曰親後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冢王象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最爲分了齊文惠太子發趙王家得竹

簡齊王僧虔訂是科斗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齊齊距戰國已遠尙完整若漢明帝去秦二百年復當何如且秦人焚書止於在民間者博士所職悉不焚至項籍一炬始全亡而家中所藏固歷歷也勢風日子之恨固當懸之終古耳

劉子立云學者先看本紀則世家表在乎其間可見古人讀書已極簡如此

鄒時老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所解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材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沈潛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云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鄒時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合儀禮以易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禮記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一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災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較律令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定服制等賦始可謂之眞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百七十人

今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期按公穀皆言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所生之日爲庚子穀梁以庚子屬之十月以朔推之是月二十一日爲庚子公羊以庚子屬之十一月以朔推之十一月無庚子公羊誤矣然斷以夏正則孔子之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所同至史記乃謂生于二十二年庚戌不載月日論語序說據史記之年與公羊之月日又誤矣按孔聖家語謂魯公二十年戊申聘於尼山明年乃生孔子又云顏氏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蓋孔子生年實在己酉公羊之誤以懷妊十一月訖爲起生于十一月史記二十二年之誤又因公羊之十一月而遂以十一月爲起子而王周正之明年夫十一月無庚子則生日斷歸十月既在十月則史記二十二年非矣且春秋紀事以穆十月爲春公穀所書之冬十月庚辰朔即夏正秋八月之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也 又五行書作庚子日甲申時不知何本 今照路史以八月二十七日不知路史所推乃二十二年庚戌建乙酉之庚子非二十一年己酉建癸酉之庚子且以二十七年爲庚子又與公穀十月庚辰朔不合矣冉氏說祖考辨其詳明宋潛溪亦有辨毛西河亦考焉而不能斷 康詒聞瀟湘先生撫江蘇部牒以蔣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行各學使令各質所信時嘉定諸生王晉上孔子生日辨疑一篇隨以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周十月夏正八月爲今八月二十七日而斥蔣尹玉九月十五之非以周正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是甲子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戊午俱非庚子其謬可知湯公據以覆部通行天下今曲阜亦以是日致祭至今無正之者黃梨洲亦主八月廿七日之說

西傳以道子魯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其乘車而導弟子從者皆曰國立而先師侍者曰小影先師皆有鬚鬣大畧有合于荷卿如穀俱之說後人引孔毅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

損其敬遂謂吳實爲僞本而追情漢文翁蜀中所圖遺像不傳於恨明人採其舊學陝西石刻聖像不復
著欵今其像頗行于時三家村中多供奉之繁坪謂子思所謂無鬚眉者特不美鬚眉耳非絕無之謂如
叔向之盼又無子司馬牛之我獨亡古人語類是者甚衆不若孔子無鬚孔子豈無眉乎按孔蓋子作
習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也魯德之不卻美也不患毛髮之不茂也是子思白謂也毛髮
不茂所以異于驥臣之美鬚眉也孰是而謂孔子無鬚豈不謬哉

孔邊子按引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豎額黃帝之形體也修肢而鬚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
也豎額隱異孔子臣蔡人盜孔子一隻眼去眼長一尺四寸與凡人異

後漢書郎顛云顛子十八天下歸仁列子力命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
人之下而壽十八論衡云顏淵年十八升太山見吳昌門有係白馬論語禮云顏回月角顏似月形淵水
也月似水精故名淵

論語摘輔相云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
師受授孝子傳仲子者仲由之子衛人狐牟魯子路子岸既長報父仇釋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
須後日於城門決其日驟持薄弓木戟與子岸俱而死

史記伯魚年五十子思年六十二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子思之年其傳聞於家世者必近而通鑑魏子
思言荀變子喬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曾述事孔子未必此時尚存也伯魚先孔
子五年而卒即伯魚末年生子思至安王三十五年亦一百一十七年矣遷公當必有所據

續博物志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蝶蟲之精曰聖人

孔子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有若少十三歲顏子少三十歲仲弓再有喪限少二十九歲子貢少三

十一歲子游子夏少四十五歲子張子賤少四十九歲子若少五十三歲曾子少四十六歲按孔子七十
三卒爲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壬戌曾子方二十七歲計得一貫之傳不過二十歲上下耳何云參也魯乎
哉論語記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歿又數十餘年孔子弟子存者或寡故述論語者必即曾子有子之門人
非孔子之弟子也論語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豈其然乎 魏文侯以子夏爲師史記子夏
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子夏年二十九歲至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魏始爲侯子夏年已一百四歲考
甲子合紀子夏一百三十餘歲子思一百餘歲

禹長九尺五寸湯九尺孔子十尺文王十尺伍子胥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
東方朔九尺三寸王莽時奇士巨毋霸一丈六十圍同見續博物志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良文撰耆舊
亦七十二人此小說家之得以藉口也

孟子字子與又字子居見漢書並孔叢子因居音車字之訛也

曾子名參字子與則參當音參乘之聲今體同森劉紫庭云曾參殺人當是曾三殺人誤解頤新語

唐李石云孔子上鯉字伯魚連生設子子思設生白子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真字子京真生字子子
高梁生子順由魏白叔梁紇至子順九世

孔廟神像宗游謂開元二十七年遷神于南面失古者神道尚右之禮而未考昭明文所謂昔周公南面孔
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其依舊之說蓋貞觀永徽先聖之位迭更顯慶二年別祀周公而西嚮之位未改
至是乃正南面之位矣 非也

漢祀夫子惟網里史稱 祠孔子是也歐陽氏集古錄漢魯相請置孔子廟卒史稱云太常祠曾馮牟

史記元辭對問故事許班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則其時已祀於許班矣明帝永平二年養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是雖未爲常典又未知獨致尊奉之意然不得謂非郡縣崇祀之始也其後魏晉以降皆祀於國學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後齊創新立學必奠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每月朔隋齊州郡學以春秋仲禮奠先師先師據此則郡之立廟自後齊已然其春秋禮奠乃於隋爲始唐武德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二年罷周公仍以孔子爲先聖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高宗永徽中復如武德制旌以長孫無忌等議仍依貞觀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夫子南面之位歷以周公制國孔下四面因仍未改追諡爲文宣王漢曰公成宣王是乃魯王宋祥符五年加至聖號皇十二旒服九章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成化弘治間禮樂用天子制嘉靖九年以張璁議易像爲主題曰至聖先師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殿爲廟并禮樂皆有降殺當時禮爭之不能得本如順治二年定益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先子其廟中配位唐以前爲顏子貞觀二年以左邱明卜子夏二十一人爲配至開元八年始以顏子孔子竊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爲十哲曾子子思子之次聖坐像配享又曰七十子于廟壁二十七年贈顏子爲公罔子以下九人爲侯曾子以下七十子爲伯宋真宗咸平三年晉子哲爲公曾子以下七子子爲侯左邱明以下二十一人爲伯即前二十二人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爲公七年配享大觀二年詔贈子思從祀咸濟元年以顏曾思孟爲四配進顯孫子爲十哲元至順元年以顏子爲竟國復聖公會子爲廟國宗聖公子思爲沂國述聖公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國公皆宋封孟明嘉靖九年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並罷公侯伯稱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升朱子入殿配享乾隆三年升有子入殿東卜子之次移朱子于殿

西顧孫子之次

東廡八楹

從祀凡六十二人其位次雖有升於廟者當東西移易故不得依廟考之

先賢薄子環澹博子滅明原子慈南

管子

一名道

商子張漆離子開司馬子耕

家語作漆

離子

公西子赤任子不齊公良子齊公肩子定

家語作漆

子國

原字元

麻子潔叔仙子會公西子夷

知郭子陽陳子九琴子張

哈顏子

何縣子

豐年增正二樂正子克

年升正二萬子章

伏氏

勝董氏

仲舒后氏齊杜氏子春

葛氏尧王氏通范氏仲淹歐陽氏修楊氏時羅氏從彥季氏備呂

氏祖謙

蔡氏沈陳氏

清魏氏了翁王氏相趙氏復

薛氏讓吳氏澄胡氏居仁王氏守仁羅氏欽順

八楹

從祀凡六十一人

先賢林子放

微子不齊公治子長公哲子真高子榮

顏子

辛

曹子郎公孫子龍

蔡子商顏子高

首

家語作

后子處

家語作

句

家語作

子

祖

子

明

秦子冉

牧子皮

子

公孫子

公孫子

五

孔氏

安國毛氏

康成范氏

衛韓氏愈胡氏璣

幹

真氏德秀

何氏基

陳氏謙金氏履許氏衡

所

統

皆七十七人

史記內公伯嚭

入

乃

增入

蓮罔林放陳亢申根

一

又

罷公伯寮

祀而益以家語所載之

十一

人

西廡所祀三十四人

其牧皮則後之所補左邱明樂正克

十二

人

西廡所祀三十四人

其牧皮則後之所補左邱明樂正克

十一

人

西廡所祀三十四人

其牧皮則後之所補左邱明樂正克

按林放遺琬秦再顏何於嘉靖中與公伯寮同罷雍正二年復林達秦顏四人祀 又按唐以前止以顏子爲配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林王肅王雋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配享蓋以專門爲先師也其時十哲七十子反不得與至開元八年始升十哲及曾子二十七年始增七十子爵後唐長興三年始設七十二賢祭豆宋初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板壁咸清元年始列四配至明嘉靖復定殿中四配十哲及兩廡精賢之次分號先賢先儒罷荀况以元豐七年配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仕預庠植鄭衆鄭康成服虔范甯吳之祀雍正二年復祀鄭康成范甯乾隆二年復祀吳徵 先儒韓愈以元豐七年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清祐元祀張栻呂祖謙以景定二年祀邵雍司馬光以咸清元年祀許衡以皇慶二年祀董仲舒□□□□祀以洪武二十八年罷楊雄祀以元豐七年配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以正統二年祀吳澄以正統八年祀楊時以弘治八年祀后呂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以嘉靖九年祀薛瑄以隆慶五年祀羅從彥李侗以萬曆□□年祀陳憲章胡居仁王守仁以萬曆十二年祀范仲淹以康熙五十三年祀諸葛亮尹○越了翁黃幹陳清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穀其以雍正二年祀其左氏則子二程張子朱子晉淵先賢自明崇禎年始時止及于國學康熙二十五年乃通行郡縣

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爲篇二十卽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爲篇二十二蓋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爲白子張問從政以下爲一節白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成帝時安昌侯張禹素傳魯論晚詳齊論間採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時重焉自張氏之論行而齊古

之論亡矣王充有曰論自古文二十一篇又有齊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
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曾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道支乎

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于曾子賈逵謂作于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

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劇後朱子爲之章句爲之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同行于世云古文大

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中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卽一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見

禮記中而章棣葉夢鼎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末曾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一章于聽訟之上于是紛紛之

議起矣今所定若本伊川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爲之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鄭曉頗信之而許學遠持

時喬力詆其謬未有定論近今毛西河李臨川王澗如又各有改訂之本噫聖賢之經被諸人顛來倒去

面目全非詎爲作俑可勝長歎

中庸小戴禮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于禮經後晉戴暕曾傳中唐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仁

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召與五年御書中庸賜汪應辰等朱子爲章句或問與大學

並行遂爲四書之一近又有傳賈遠石經中庸者

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請子得不焚至宋始升爲經又有外書四篇曰

性善曰辨文曰說孝經曰爲政趙歧謂其文不宏深不似內篇疑後人所託然性善之篇王充引之而荀

卿性惡篇多舉孟意此外篇也情今不見耳洪武時上嫌士芥寇離語令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節文始

行天下永樂中修大全仍以舊本並行庶乎其可

馮山公云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于魯

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爲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及家

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國樊卜顛孫游皆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一證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誓尙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皆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早成而傳遲暮有以也况乎聖人之道貴行賤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于書豈有必心哉今之學者德不輸人才非作者讀書不盈數卷閱年未底中書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周密齊東野語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學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鄭筆而出見悅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悅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友叔亦非孟子曰知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殺家之人而何能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子于泰伯亦然至于悅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按金魯子泰伯上孫寺丞書云雞鳴而起誦孔子孟子聖聖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爲意進孟子與孔子並且曰聖聖人尊之至矣集中時引用七篇特多謂李不克孟至于不讀妄也宋人葉紹翁亦力辨之

明姚福云邊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疾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如此雖父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余隱之有尊孟辨朱子獨取之而改其未當者見文集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程子以爲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也觀任人有問屋廡子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經書句讀整師皆遵監本訓讀先聲間有改訂之處以予所聞略記數條於後 其爲人也句孝弟而好

犯上者句鮮矣 齊云句孝乎爲孝句友於兄弟句甚矣吾衰也久矣句 雖疏食菜羹瓜

傷人乎不句問焉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句知句足以知聖人句謀於燕樂置君句而後去之句至大

至剛以直句錢而無害句毀諸句已乎句使處教匠句事嚴句去句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句舍上

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句百官族人句可知謂曰知 毋命之句往句送之門句是句皆已甚 道句 凡

有四端於我者句知句皆擴而充之矣 二嫂使句治朕棲 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 此類

甚多不可枚舉姑存一說可耳又如榕村謂今也不然一節作今日之謔語確不可易莊暴以逆章樂字

俱音洛惟鼓樂之樂音樂則文法頗整齊又潛邱謂懷寶迷那二段皆貨語直至孔子曰方是聖人語觀

留侯世家諫封六國後七口字一段亦是此文法 又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柳不同句巾櫛不親授

句 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經傳誤讀者更不可悉數矣

孫澈堂作勞誨辨以子與君並舉爲未安引顏延之庭誥文云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

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托情以愛與忠皆指朋友言或言宋賢當

不見延之集澈堂謂唐人李德裕家便不善文選安見宋賢必善諸家集且樂讀之不偶忘耶

陳文簡公蓮宇先生喜講四書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如竹之於笋其節自小卽具長大非有所

加也又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章渾如一塊吸鐵石

聖賢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此卽聖賢之貪歟也夫士曰度盡衆生方證菩提地藏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此菩薩之貪歟也至於維摩默然拈花不語連摩不立文字此不過真許務光只可謂之自了漢耳

方塘之引劉須溪云宰我問短晷所以激聖人之定案宗一曰劍逼平子賈問去食與信何先此待問乎使民戰栗激發哀公尼山三賢雪上加霜耳今作兩宰我說何曾千里宰我子賈擅言語之科并有仁焉何必改字

吳草廬言鄭康成于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三字註之朱子深有取焉云初不解所謂後讀朱子語類乃雖有其位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舉人在天子之位朱子稱其簡當今集註用鄭說也

程伯子云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益都武宅中在洛云天地之化不窮雖一草一木皆耐人思思之而猶弗可知也經書之蘊不窮雖一文一字皆耐人思思之而猶弗能盡也素絢可以明道甚至緝熙敬止可以明止蓋五經四子之精其精多其用宏矣漢儒引經率非本旨而皆有裨于世務後人治經以守前說而反無益于身心漢儒雖誤而有濟後人似正而無功豈唯無功抑猶有害歟則不與非春秋去樂卒事之教也徒激怒于入耳三年無改義專不忍則章蔡之徒得計又何以教孝乎推此一端殆不及漢儒矣由其致思闕而遂不以物理人情返躬內驗也嗚呼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衆人所能知能行者非闕道也治之精以學之如旅人問路問畢卽行如病子檢方檢出卽用未有徒問徒檢者而後人之治經可異焉見游夏之問孝則以爲游夏問孝也夫子亦教游夏而已然且思其於孝何如也見顏仲之問仁則以爲顏仲問仁也夫子亦教顏仲而已然且思其於仁何如也講之者曰講書以爲書理如此聽之者曰聽書又以爲書理如此

一切身心日用不在其中一切物理人情學在臂外然則出門如見大賓而我非由戶之人仁者其言也
動而我無出話之口也經書之不屬惟干祿求名之士是賴耳豈不痛哉彼夫躬厚薄實固遠怨之方也
而伯恭讀之反觀內省默證已非故能變化氣質則身聖賢今誠如此則書所思不出人情物理之外所
悟不越身心日用之聞見問孝則思己孝何如而勿徒詆古人之氣質見問仁則思己仁何如而勿徒判
一子之乾坤何至闊遠不切如觀醫人之治病針灸殊施丸散異用而曾不關在我之痛癢也夫操觚之
士恪遵傳註此從來功令也然亦止爲八股設耳至于日用行習欲求切己之務則經書所紀皆當隨身
所處緊要參詳以取裨益如下祿一章解爲責之以難使不暇外務固一義也而解爲學非苦難祿本容
易則雖愚必悟雖柔亦強矣又一義也如飲食一章解爲節飲食戒傷生固一義也然日用飲食乃中饋
家人之事非聖人之自爲也則解爲教家有方率謹無苟不又一義乎又如相師一章解爲持危扶顛矜
不成人固一義也然榮官有相本無顛危則解爲不用士見賢主之禮時仍在彼相師之常亦猶老則用
安少則用懷因物付物之旨不又一義乎凡此之類要皆義之所存經之所蘊而于聖人日用所謂常人
能知能行者尤爲近焉或者觸目興思不至于痛癢無關也洛自受經以來每維聖人之書取精用宏翻
詰之義恐不能盡逮今六十年矣披誦既久兼以閱歷或時有悟雖中夜必起條而記之雖甚不文亦過
而存之日久稍充乃檢爲集用質同人倘絕嫌去息賜之深思得如敬止之可以明止于顯足矣夫願傳
者之言止非詩人之敬止也然因無礙于詩人之敬止也而止之爲義得以益明是可例焉云爾若以是
爲無益也則請以博奕狗貲之說進

榕村先生嘗言某語四舍弟對學有願甯人數學有梅定九音學五寶須再補聲氣之元一卷定九再將
論補數篇仍做出九數存古亦算完備某則某留心數十年其書規模具在胸中只得一年工夫便

成至禮須弟具禮再共酌其畧當以孔子所分冠婚喪祭射饗朝聘分目冠婚一項喪祭一項射饗一項朝聘一項起于士大夫以至朝廷有經文者不清說如先儒議論參差著一論于後以見意今所不行者則分集經書以存古制又有一小禮一一大禮幼議曲禮在冠婚之前者附見于前朝廷大事不在八項之內者附見于後更斟酌一簡便書令鄉黨士大夫居家可行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約行之潛邱先生嘗發憤歎息謂明三百年學問文章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壞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盡廢注疏其失也陋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于王陽明講致良知之學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黃石齋易數疏臣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裁鑷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日不失一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朝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子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門齊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三卦五爻丁卯大等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上六其詞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詞告誡人事未有深切著明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云云今周易詞環卽此疏之由來也

歐公論詩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人在某坊將誰從毛當漢初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又幾及千年而蘇氏出其孰爲邑中之人孰爲郊野道路之人歟則於俱未通之中毛義必有授受非若後人之揣摩擬議者耳

方子深以六條編書之法一曰正義定乎經入者謂之正義經義之當否雖未二曰辨正辨正者謂人有

其正者也今或正義闕如而以二曰通論所論在此而不在彼以求于彼曰通論今于德良三曰通論所論在此而不在彼以求于彼曰通論今于德良四曰餘論一覽

當面可資以發

五曰存疑六曰存異

理天兩是其其已見矣恐人疑而是之則曰存疑又其甚者則曰存異亦所許也 以上六條乃陸稼書先生所授以論次先賢之說若輩書者之說

以嚴語別之

秀水朱錫聖先生曰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

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宮衍珠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陳摶居華山曾以

無極圖刊諸石爲圖者四位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元牝之圖次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

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脩煉

之術爾相傳受之呂岳岳受之鍾離權權得并說于伯陽伯陽圖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謂爲千聖

不傳之妙也周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曰陰陽

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

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

孟氏以來未之有也事錄錫聖先生又言程子未曾受業于元公公亦無手授太極圖之事其說備載

集中愚謂道教莫盛于宋故希夷之圖康節之易元公之太極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爲

先河而不自知其陷于虛無而流于他道也王伯厚言程子數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夫

程子言易初不知有先天言道初不知有無極此所以不爲異端所惑卓然在邵周之上也

蘇長公嘗問蘇子容公記史事如何道殷熟曰吾曾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繫以

某年某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編去久迷記得長公曰我何嘗不如此畢竟公記得熟宋景文嘗自言手抄

文選三過始見佳處洪景廬亦自言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古人讀書著書未有不手錄者

古人撰述不求立異亦不苟同劉向立勳梁春秋子歆乃好左氏是父子不必同也蘇子瞻作論語說子

由辨正之謂之拾遺是兄弟不必同也呂大臨爲程正叔門人解論語不盡用師說歐蘇解吳大有成命朱蔡解金滕皆各持一論是師弟不必同也呂東萊讀詩記大與朱子相擊排及呂說板行朱子爲之作序古人豈以異己爲嫌哉

王西樵嘗謂司馬史記非一姓之書陳氏三國志不宜刪廿一史之數南北事非一統且有李氏南北二史則並列爲複合提出史記單行而以蘇子由之古史爲第一班書第二范曄第三謝陸季漢書第四晉書第五南史第六北史第七隋書第八新唐書第九而以舊唐書作注參較異同五代史第十近聞人柯維騏輯宋金遼三史爲宋史新編其書簡嚴有禮以易宋金遼三史爲第十一元史第十二既正史體復除重書止此十二史古今備矣施愚山極以此說爲有見但柯史太簡須做其體例增之

安溪謂文中子于南北朝誓統歸北亦有意思晉雖篡然既一統其子孫播遷江東中國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爲正統乎宋齊梁陳相繼篡奪年代復促晉滅劫值元魏興于北脩明禮樂慨然欲復古制春秋之法中國用夷禮則夷之夷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天意無中外也後分爲東西高齊無復人道字文能整理則以正統乎周隋恰好承周後此以人事體貼天意亦頗有見朱子則一總分注于下不分正閏更自簡易

顧綱曰發明不知何人所作明史藝文志但載商榷綱目張時泰跋義而不言發明今修通鑑輯覽間有引用但引書名耳

安溪曰通鑑綱目大體已無可議只有奉家十餘年竟當準王莽例劉之孟昭所謂餘分間位也其年不多于莽罪更浮于莽不過以莽後仍爲漢秦後不復周耳其實以漢繼周有何不可

宋仁宗命重修唐書歐陽公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不悅景文以所上雕飾太過又一書成兩

手詔命歐陽公詳改正歐陽受命歐曰宋公于我爲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入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進書惟列官高者是時歐位在上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乎遂各列名以進庠聞而歐曰自古文章相凌埒斯事古未有也

五代史契丹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又遼史本紀太祖姓耶律氏國語解云有謂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爲耶律故國族以耶律爲姓又有言以漢字書則曰耶律以契丹字書則曰移剌明焦弱侯國史經籍志載有移剌禁材集三十五卷又耶律禁材集十二卷一列于金一列于元以一人爲二人以一身歷兩朝甚失考據又金史國語解移剌漢姓曰劉

隋史爲錄通鑑爲經其旁史則源水之攷異也邵子編年馮公目錄加酌略微盜賊之起止宰相諫官賢者之去留天下事皆係宰相與諫官每一事視其所言按其時勢豈不犁然學校選舉賦役兵屯河鹽錢諸事利弊時宜貴知要領源作約通典爲洪州府書與通考神編兩史可撮會之理原易簡史事自繁經濟類編古輪大史實用編學古適用編弋說子百年眼尚論快編皆可折衷指其偏激拘膠之兩病以醒後人

讀書類舉

黃太冲云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在己卯周公營洛邑在壬辰成王顯命在壬戌三者得其時日則諸家是非不難辨

萬季野撰明史實語方望溪云晉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默識暗誦無一言之遺長遊四方求遺書問往事細羅參伍而以實錄爲指歸凡實錄未詳者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謬且濫者以實錄裁之晉人于宋史已病其繁吾更倍之非不知簡之爲貴恐後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不可益也

宋袁宏云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

元陳子極四明嘗大書懸云格匡允自立而遺未停筆迅雷擊其案陳端坐不懼曰吾案雖擊吾手爲不

爲之改見客座新聞

本朝修明史于康熙十八年己未開館至乾隆四年己未告成初以前己未宏詞翰林書至丙辰宏詞
諸公復加參訂前後六十年較之歷代限以年歲者相勝多多矣 明史歷志內增闕歷史所未有其詳

核實過從前

宋袁文云紀年如紹興元年二月十五日則當云歲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歲次固不容

錯二月却書其月建作己卯歲次既是庚戌則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復記耶惟日則懼有參差故先

書二月乙酉朔然後知十五日己亥無疑矣

宋景濂作文原其下篇有云天德潛微文氣日削駭乎外而不攻乎內局平小而不顯其大此無他四瑕
八冥九竄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
凡四者賦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賊規者將以蝕夫蝕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駭夫駭
懶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固者將以革夫博味者將以損夫明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竄
滑其質散其神緣其氣徇其私誠其其其蔽其天賦其體爽其貞九者死文之心也春葩秋卉之爭
麗也騷駭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萍而火炫螢尾也表被土偶而不能聽視也蟻蟻死生于螻螻而不知
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善寫之故也

三家文鈔之刻七十年來時論協然與之商邱之言曰春迅驅驟如電雷雨雹之至遽然交下可怖可愕
覺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爲而作韓厥森峭而持事精切擊擊如藥石可以起病者

約氏之文也溫粹雅馴無鈞唇棘吻之態而不盡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激湖不波風日閉麗而帆檣之容與者汪氏之文也可謂雅善形容而不覺其詞之溢矣侯以才勝而事不徹實議論可聽而不可行魏以思力勝而刻深偏習好爲異論奪理而品不醇汪以法與度勝而有言不盡斷制無力簡篇一律而無變化要之各成一家較之香剝野戰者固不可以同年而語矣

侯朝宗嘗言秦以前之文主骨若六經不可以文論其他老韓諸子左傳國策國語皆欽氣于骨者漢以後文主氣若史漢八家皆運骨于氣者欽氣于骨如秦華二豎直與天接層層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學步計里必蹶其趾如李夢陽亦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如縱舟長江大海聞其中別嶼星島往往可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戛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嵯峨于中流也 又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四遺當其閒漫縱橫處反宜動色而陳設整麗使讀者見有關係轉轉不佞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譬如渴虹飲水雷陣掃空驚然一見瞬息滅沒精神力竭轉更天矯朝宗好太史公文文字故立論如此相題立文如天造地設有一定位置有不可以意爲輕重者案正大而功闕碎不過文中之一種未可一概論也

汪堯望答陳鶴公書曰儒者謂文者載道之器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此言亦少夸矣古載道之文六經論孟下惟周張程朱之旨或近之至于文之有寄託也此出于立言者之心也非道也如離騷託香草美人史記託游俠貨殖刺客以寄感激是也足下以文非明道不可而願以寄託云云者當之乎宜讀諸子百氏大家之文或簡練精麗或疏暢明白或汪洋恣肆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惟才雄氣厚故力之所注讀者驚心動魄改觀易聽斯已奇矣然求之于道則支離破碎而不合或枝葉繁茂決去聖人之砵岸

乃知讀者之驚駭改易皆震懼于其才與氣非於有得也足下愛其文將送信其道乎抑以不合于道遂
黜其文不錄乎鈍翁此論深切空疏之備高談欺世之病

家龍門云八家後予于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學語書及精學記尊經閣等文有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
江西許爵及撫田州等疏陸宣公李忠定所未逮也如荆南橋閘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黃南雷
曰鹿門此論知言之遠也予謂有明之文統始于宋方東里嗣之東里之後北歸西涯南歸震澤宛震
澤昭穆猶存漸淪祀宋至陽明而中興爲之一振第自宋以來文於道分爲二故陽明之門人不欲奉其
師爲文遂使此論不明可爲太息者也

姜西溟論文謂六經而後衰于左氏傳復振于戰國策

王陽明先生手書諫迎佛疏在海甯陳乾初家康熙丁巳其子敬之贈黃梨洲後歸會稽姜定菴京兆
荆川序董中峯集曰漢以前之文去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
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最重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

國百詩云六經之外文之談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攝二書之勝無
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勞以爲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學韓而益暢
之並去雕刻而務出于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于用虛而筆力兼橫恢愜變化後有作者無
以復變亦無復能達矣又論唐宋八家作文有四寶主之法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賓如
主翁之妻兒奴婢即主翁之分一身以治家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戚友分任外事者也四賓中賓
如戚友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于四者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止一見惟以賓中主鈞動主中賓而成
文章八家無不然也此皆窺透前作者之苦心而開後學以法門可謂以金針度與人矣其實文章至極

之虛全不在此

方望溪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昌黎曰春秋曰謹嚴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稍淺然尚能講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祿以出入禁門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祿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零也其詳者則光之末末霍氏禍敗之所由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首尾并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書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敲禱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吞微而不著是傳于光事武帝獨著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棄國之鈞自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事汰則于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畧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

偶見王樹公論古文作論之法一曰鼠頭欲精而銳一曰豕項欲肥而縮一曰牛腹欲壯而大一曰蜂尾欲尖而峭真令人噴飯王阮亭論文與樂府亦采其說吾所不解

新梨洲初選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總成文海四百八十卷極一代之大觀又摘其九者為授讀共二十

八卷其論明文曰自宋方以役東里士春兩之至景泰天順稍衰化治之際西涯東雄長于北

朔菴吳震澤王發明于南正德間餘姚王歸正南城王精練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光有昆

陵唐晉江王講究不遺餘力大洲趙凌谷相與犄角號為極盛萬歷後稍衰然江夏顧福

清高秣陵孫荆石王未失矩矱崇禎時毀陵聞崑山風飄于其門人同時艾于子東巨源世

曾弗人吳卓卓相望計一代之作有至有不至要以學力為淺深空同李突出始為秦漢之女大

復何應之王李嗣興持論益甚四子所造不同其好為議論則一唐宋之文由晦而得明明

代之文由明而反晦

宵寐匪禎札曰宏庶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鸚鵡門爲虬戶金谷爲錢溪玉山爲瑤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籜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駭穰後進教之謂之流體入東鄉言道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深味徒令讀之者停聲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充其類不至板戶公堂斫脚露裏班犬良賦趣而空肚不止也榕村先生嘗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謂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其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楊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雖失子亦錯用某生平總不用此直對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證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梁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應德家居日有黨事送新修府志者應德方沐面側覽封面標題頗不願曰不通不通或問之云大明人修蘇州府志而何處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奚以觀爲又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另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匿笑此皆自以爲古雅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挾拾字句有飯釘之日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詩爲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鬼眼頓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觀覆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動子雲之序羣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薑予告歸臥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書佳箋乃喜如以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異之而愈怪柳亭山薑之女孫婿也若夫賦之言曰子瞻之交奇予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以穩當一字

作詩當如蜂之釀蜜採百味而一味作文當如蠶之作繭繅一絲便盡一絲作詩而徒務爲鉅釘之詩

是智不如蜂也作文而但習爲凌穉之文是智不如蠶也

楊植許由廟碑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約孤及仙掌終日而月之星而辰之靈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焉曰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韓子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動搖今人爲之不免指摘矣

東坡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官之則人人皆知之此可爲高談古文者下頂門一針也

歸田執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工銘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策士論陳同甫上李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宋古文始于穆修柳開鄒條三人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
古人左同右史不獨考鏡易明且便于記覽也吾師邱恭亭先生生平讀書凡雜記處皆用焉或作爲表閱者莫不瞭然晉末五代話圖按表可得歷代官制沿革尤便于圖也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歿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並載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樵金石畧皆遺之今止見于任杵文章緣起

鈍翁嘗言誌銘首行及策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及宏以前皆無之牧翁亦然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證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證奚爲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歿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爲之誌可也雜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策蓋稍古焉